

清流

ALIRAN JERNIH

KDN: PP101/1/90



3



天定河

駝鈴

天定河

总是驮着蓝蓝的天
匆匆地奔向
渺远的理想

椰子树

舍不得土地
只能日夜翘首盼望
流浪去了的儿女

摄影：林良仁

清流

双月刊第3期

1·7·1990 出版



出版及发行：霹雳文艺研究会

PERSATUAN KESUSASTERAAN DAN
SENI-LUKIS PERAK

40-B, Jalan Chung Thye Phin,
30250 Ipoh, Perak.

承印者：理想印务公司

SYARIKAT IDEAL PRESS

2, Taman Tok Perdana,

Jalan Raja Omar,

32000 Sitiawan, Perak.

主 编：陈有明

编 委：黄戈二 一介 田舟

美术编辑：许崔冰 叶兆熊

郭绪益 冯太仲

校 对：紫梦羚

督 印：驼 铃

出版日期：1990年3月1日创刊

出版准证：PP101/1/90

售 价：每本马币2元

目錄

封面画作：郭绪益

封二摄影：林良仁

封二诗歌：《天定河》—— 驼铃

評介

- | | | |
|----|-----------------------------|-------|
| 4 | 压恶现代都市的诗人
—— 读碧澄三本诗集泛泛而谈 | ● 潘亚瞰 |
| 8 | 艺术画家郑浩千 | ● 张逸萍 |
| 12 | 文艺寄简 | ● 林 琼 |
| 26 | 马华写作人介绍——
东方月的生平和作品 | ● 黄梅雨 |
| 30 | 生活的“一点心” | ● 陈雪风 |
| 39 | 瘦子《教书匠手记》读后 | ● 阿 碧 |
| 40 | 岩下清淡——文人与贵人 | ● 范渔樵 |
| 41 | 一束鲜花主义 | ● 看 看 |
| 62 | 文艺复兴的先驱——薄伽丘 | ● 太 仲 |

小說

- | | | |
|----|------|-------|
| 16 | 梦魇岁月 | ● 卢凤娥 |
| 32 | 多少泪 | ● 叶秋红 |
| 48 | 我家 | ● 陈建和 |

散文

- | | | |
|----|--------------------|-------|
| 25 | 平塘独钓
—— 太平湖八景之一 | ● 黄奕山 |
| 42 | 结 | ● 杏 子 |
| 42 | 返璞归真 | ● 江 馨 |
| 43 | 阴匙 | ● 郭金灯 |
| 44 | 父亲 | ● 叶 青 |
| 46 | 濒临失传的新火 | ● 一 介 |
| 47 | 归日 | ● 李 华 |

	56	回到农村	●橡 木
	58	住院手札	●羔 羊
相聲	28	看医生	●田 流
詩歌	7	《拾凌》颂	●李寿章
	11	痛恨鸟声的人	●傅承得
	24	都门组曲之(二) ——补鞋匠	●枫 华
	27	我是一溪清流	●赵令江
	31	风轻轻吹送	●张嘉伟
	38	三人行	●管 见
	44	扫墓记	●夫 郎
	45	苏丹阿布哈林机场 ——献给大哥	●晴 川
	57	儿童诗——爸爸与我	●童 龄
翻譯	60	达邦树礼赞 Pokok Tapang	●吴岸诗 ●曾荣盛泽
	63	《编者·作者·读者》的话 ——编者：黄戈二、一介、田舟、有明 读者：老读者、张毅之	
	65	谢启	
	66	“全国各源流中学学生散文创作比赛”简则	
	67	稿约	
	68	广告	

厭惡現代都市的詩人

■■讀碧澄三本詩集泛泛而談

潘亞嘸

我是个诗歌爱好者。对于新诗，我是“有读无类”。现代派诗人中不乏功力深湛、佳作如云者，然也有这样一些诗人，他们在标新立异、反叛传统旗帜下写的有些朦胧诗、现代主义诗或是超现实主义诗，却令读者如堕五里云中。诗中充满不着边际的随意性想象，语言艰深晦涩奇诡，成了天书，读这类诗的猜谜一般，为了破解那些深藏在支离破碎的意象之下的内涵，得绞尽脑汁，有时竟弄得夜间失眠。真不明白，他们为何要折磨读者。

昨天，找出马华诗人碧澄不久前赠我的三部诗集：《回望与感知》、《云里·云外》和《东西大道》，阅读时神清气爽，才一天多的时间，便轻松愉快地将三本诗集读了一遍。联想起大费周折地“啃”那些“恶性西化”，走火入魔的现代派的诗，觉得读碧澄的诗象是“眼睛吃冰淇淋，灵魂坐沙发椅”般的享受。碧澄的诗没有某些现代派诗中的荒诞虚幻和神秘晦涩，格调明朗，语言沟通，而且诗味隽永，细嚼之后有余味，并没有一览无余的毛病。

从创作态度和题材上说，碧澄是一

位严谨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写得朴素，与无病呻吟、矫揉造作无缘，没有天马行空式的遐想，诗人关注的是坚实的大地上的生活。正如孟沙在《东西大道》序中所说：“他的诗外貌并不出众，就象作品的取材和题目，寻常而平凡，表现手法也不见标新立异，诗歌语言朴素。”碧澄的诗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时代感，但并不是对生活现象作直观描摹，也不是某些浮泛的印象，情绪的雕琢，而是象蜜蜂酿蜜一般，采撷生活素材，加以提炼，最后酿造出艺术之蜜。碧澄的三本诗集题材复盖甚广，有对劳动者的赞美，有抒写对美好的大自然的向往，有讴歌植根于普通人民心底的人道感情，有展现吉隆坡唐人街风情，有抒发对马来西亚的爱和对故土的思恋。还有借古寓今和城外纪游等诗作。碧澄长期生活在都市，在他的诗集中描写都市生活的作品正有很大比例，这类诗正是我最感兴趣的，它们在我心灵深处引起了共鸣，我的心弦一次又一次被它们拨动。碧澄写的是他生活在其中的有浓厚地方风味的都市，我没有去过吉隆坡，我生活在中国南方大都会广州，每年

又数度赴香港，看来，现代都市有许多共同之处，都市人也有许多共同的感慨。

碧澄在《东西大道》后记中说：“我比较希望作品能反映一点时代的气息。”从他的都市诗中，对都市社会矛盾的典型现象的冷峻解剖，你能感应到时代的脉搏。诗中忧心忡忡地展示了工业化的浪潮对自然环境的污染，对生态的破坏，令诗人更为不安的是，都市的污浊淫靡空气将纯朴的人际关系、古朴的民风荡涤殆尽。《无声之战》生动地展示了都市紧张的生活节奏和人所承受的巨大压力，从清晨出门“在门嘭然一响”这夜晚从办公室回到家中门又嘭然一声响，期间每时每刻都潜伏着危机，简直就是在进行一场无声的战争。《高速公路》写道：“人类精心创设的／现代竞技场／刺激与动魄／赌注是生命与愚蠢／胜利者却得不到／任何奖赏”《城市人》展现的图景耐人寻味：“争拼图总拼不全／原来人性已愈失愈多／生活的目标愈觉虚渺／对祖先的行为与历史／充满了无知误解／每天在忙碌、饥饿地翻金／拾得的不过是／大堆大堆无意义的揉杂”在拜金思想的冲击下，传统的生活方式、信理观念、价值观念受到了全面的挑战，一切包括人本身都被商品代了。请看：“都市的血管里／尽是名叫做追的血球／对于物质与色欲／总那么贪婪饥渴”（《追》）“人们仍在一个小圈子／争夺一个名／一撮利／遂乃制造／有形与无形的战争／只听得一片／弹不出曲子的喧嚣／让太阳掩面”诗人猛烈挥击道：“你们就只知为死亡而哭泣／却从不为灵魂的堕落悲哀”（

《浮世诗草争》）“人类傲然／于自创的色素／大地的原彩／已褪了色”“他们宁愿躲在一角／观看彩色电视／欣赏七彩图照”（《彩色世界》）都市工商业经济畸形发展，派生出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倒下的老树》中那棵“经过几十年默默的奉献”的老树在轧轧的电锯声中倒下了，“从此那一点点的绿／再也难以出现在路人的眼帘／那丝丝的微风／得在风扇之下徒然幻想”诗中的老树，可视为古老文明和传统文化的象征，在现代文明洪水的冲击之下，她终于难逃被连根拔起的厄运。诗人从一棵树被砍伐深发开去，对现代文明的冲击破坏了人们心理平衡以及对传统文化的侵蚀等问题，作了深沉的思考。碧澄在都市的危机中看到了理性的危机，看到商品夺去了人的生存空间，人被物化了，社会理性化日益脱离人的控制，反过来成为统治人的客观力量。在《挤》这首诗中写道：“我们的时间／一分分飞逝／我们的血液／一滴滴废弃／我们的精力／一点点萎靡／就抱着／莫名的奢侈感／我们在挤迫的／路上／拼个你死我活”《凌晨五时。首都》写“睡不够四小时”便被汽车喇叭声吵醒的首都的烦恼“不可能是探索本质／只是本能的追求生存／。。。害她一年到头／总是患上／睡眠不足加气喘”这些作品在对都市社会秩序的否定中，隐含了诗人企望人性获得正常发展的期待。

碧澄的诗还从不同的角度与层面，展现商业化社会风气对人心的侵蚀，使读者看到了都市的众生相。现代都市的一种特异现象，便是人际关系的冷漠，人的“自我”的丧失。都市紧迫的生活

节奏和巨大的压力，扭曲了人的灵魂，压抑了人的个性。人与人之间充满了猜忌、虚伪、欺诈，“理解”这个词在都市人的词典中已不复存在，心灵得不到应答、沟通，心事找不到任何人诉说。

“心灵已呐喊到声嘶／再也抵抗不了／无言的千吨压迫／主人也太无能／也太挑剔／数千年的江湖闯荡／竟寻不出知音的芳踪／只听得他次次颓丧的安慰／说知音虽在咫尺／却是难以接近”（《心灵的呐喊》）《心灵之窗》中将都市人孤独的心灵坦露得更为清晰“现实中的颗颗心灵／竟都埋得很深很深／间中它孤寂的呼唤／听到的也只有它的主人”“诗人告诉读者，孤独感是工业文明的发展，带来人性压抑的一种精神反馈。都市人互相倾轧勾心斗角，彼此间处于高度防范状态，人人都戴上一付假面具。碧澄诗集中几首揭示都市人普遍存在的虚伪特点的诗，取材角度十分别致。例如：“她的每个组织／全由“义”与“假”组成／已没有多少纯粹与原本／当她把自己典押／于都市的染缸”“放大镜／终照出她的笑／蕴含虚伪虚伪虚伪／加少许化学糖精”（《都市名花》）人心由于“加了糖醋胆椒／酿出种种笑态／。。。每朵笑容都那么美丽／看不到任何一个人的心”（《心》）“在它的面前／总得摆最佳的姿态／扮最甜的笑意／还希望它隐瞒／三几颗不艺术

的痣／一两道令人心痒的痕／经过滤光修刮／呈现在人前／就以为是真心的我”（《照相机》）这些诗采用白描的以叙述为基调的方法直抒胸臆，给读者以鲜明的印象和强烈的震撼。碧澄是那样讨厌现代都市（笔者对都市同样并无好感），都市的巴士车站，在他眼里成了“有人腥味，而没有人情味的始点。”在《静止》这首诗中，诗人竟忽发奇想：“如果一切突然静止／我绝不惋惜／好让空气不再污染／铜臭不再蔓延”字里行间尽情抒发了对扼杀人性的都市的嘲笑和愤懑之情。在碧澄的都市诗那凝重的笔触中，可以深切感受到诗人对人的价值，人的尊严的肯定，读者还能体验到一种朴实、旷达、坚韧、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

碧澄是位才思敏捷的诗人，就他出版的这三部诗集来看，他的作品已形成了独特的艺术个性。他的诗就内容而言，表现出对生活的丰富感受力和深刻的认识，在诗的结构、语言、节奏、音韵诸方面，也形成了特有的表现手法。总的来看，碧澄的诗内容和形式得到了比较完美的结合。他的诗集就整体而言，显现出严峻、深沉、凝重、朴实的风格。诗的其人，读碧澄的诗深感他是位严肃、庄重、有追求、有抱负的诗人，透过三本诗集，我窥见了他那颗真挚、坦诚的心。

《拾凌》頌

久久等候一只手之播种
缪思坐在诗坛上歌唱

拾凌之拾凌
各领风骚
李白湮水的明月
陈子昂天地之泪

那枝神来之妙笔
画龙点睛
马来文导师——杨贵谊

满园文苑奇葩飘香
锦上添花
华族之光之美之圣
——雪中华大会堂
教百种生长于热带的花卉
在阳光下舞着婀娜之姿

马华诗人呵！
把赤道的五月天撑开
多壮烈 多潇洒
盈盈轻吐之语言
向日葵欢笑的形象
是彩虹 是桥梁

多少民族底辛酸苦涩
凝成一串串晶莹的露珠
多少诗人澎湃的热血
沸腾成朝霞的灿烂

太阳踩着金轮飞跃来了
大地的黑暗即将消逝
种族与种族间
血液与血液之间
呼啸成海

欲冲毁种族隔阂的围墙
文化不该是弃儿
不该是北极的冰山

诗是火凤凰
诗是民族圣美之魂
北非大地绽放霞蔚的花朵
黄河两岸盛放智慧的花朵
互相争妍夺丽，各争千秋

李壽章

附记：

《拾凌》乃雪中华大会堂于最近出版的一本马华诗选集，由马来文学者兼导师杨贵谊取名，译成巫文为 (Tilik Nuansa) 即『微细的差异』。

正如马华资探作家陈雪凤在其文内曰：由廿七名诗人的作品看来，遗漏者

仍然难免，而被选译的作品，不一定是诗人的代表作。然拾凌之成功出版，乃具有深远重大的意义者，对讲通华巫族文化方面或异族作者与华族作者的联系上，宛如一道桥梁，促进种族间的亲善与团结。对种族之隔阂现象，势必可以逐渐消除之。

藝術家 鄭浩千



張逸萍

认识郑浩千是在1972年，迄今又匆匆十八年的光景了。

1973年夏季，浩千兄在砂州美里举行个展，我从石油小王国的汶莱去看他的画作，并与他『西窗剪烛』似地话旧，之后，在沙巴、怡保、吉隆坡等地都不期而然的重聚会晤，无形中在友辈里头，我们成了莫逆之交。

从1971年浩千举行的初展，一直到1990年的今天，他一共举办过近九十次的展出，艺术家的每一次展作

，都历经像产妇催生，呕尽心血的，是故，郑浩千的艺术生涯，可说历尽沧桑，自不待言。

他拜过师，像竺摩、赵少昂，都属于岭南派响当当人物；他结交文人名流学者与艺术界人士，诸如叶公超、梁寒操、刘太希、台静农、梁实秋、薛慧山，余光中等，皆都属台港近代驰名的学者文化界诗人画家。

我在七十年代看过他初露锋芒的展出，竹梅、花卉，山水等绘画得很拘谨

，很具艺人天赋之手笔，1974年他完成国立政大外交系课程，据悉他有很多机会在本科或商场，大开拳脚的；但是，他却选择了从事艺术这『狭窄』的行业，而且孜孜不倦『发愤忘食』的钻研，并在东马的斗湖担任中学美术主任，之后他离却东马，1984年在国都吉隆坡担任中央艺术学院院长，一晃又是七年的寒暑时光。

从他习画，拜过几位名师，与文化耆宿交游，二十多年的岁月中，从初期进入近期，他的艺术生涯是多采多姿的。

临摹是画艺过程中，稳扎基础的起步，齐白石、张大千、徐悲鸿等名家，莫不皆都在临摹习画至创新阶段，建立个人艺术之生命，乃至驰名于世的今天，不知耗尽几许精神与毅力。浩千兄从岭南派中获得精髓，但不拘泥于窠臼，从传统与抽象融汇中，另创其风格，这是可喜可敬之处。



郑浩千画作之一：千里共婵娟

文人与艺术家有共同点，不啻博览群书，饱读经传，同时讲究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因之，浩千兄几乎是跑遍半个寰宇，探幽访胜、涉登遨游过喜马拉雅山、巴西瀑布、尼泊尔、大溪地、印度洋大山、剑桥古城，历经欧洲大陆，澳洲、美国、以及东南亚，是故，他的艺术生命更充实，视野徒增亦对画纸上挥毫得更淋漓尽致，大有裨益。

之二：南国奇珍



一九八八年与一九八九年，先后均在怡保山城的嘉沙丽娜酒店举行个展。显然的浩千兄之艺术境界已突破七十年代，他脱笔下的体裁亦呈多样化，除了花卉、鸟兽、昆虫之类的小品，山水方面亦从泼墨中衍变另一种格调，我最喜悦欣赏这些画作，像『雪景飞瀑』，『巴西夷瓜索瀑布』，『空山飞瀑』几幅，墨浓淡深浅，变化莫测，气势奔腾，皆都一气呵成之作。『千里共婵娟』，『荒村暮色』，用墨适宜，云雾蔚然一色，月夜泛空，饶有诗境。

浩千兄亦将唐宋元明之诗词，绘写出撩人遐思之意境，其中有大幅山水，深秋之景色，油然令我忆起了柳永的『杨柳岸，晓风、残月』，低徊陶醉在幻境中。

『沙巴神山』、『桂河桥』、『喜马拉雅山麓』、『登山踏雪图』等，水彩与用墨淡化，远山近树，云雾迷濛，昏鸦点点，画面层次分明，苍茫浑厚，山在飘渺之境界中，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这的确是最具韵味，朴素柔美的色彩画作，这种突破，纯然是旅游捕捉灵感之作。

诗讲究意境、韵味，我认为水墨画亦莫不如是。浩千兄近期之山水画作，从传统的框框走出了个人独特的风格，美国佛罗里达大学东方艺术系教授DR. DAPHNE LANGE ROSENZWEI 在评审浩千兄的艺术也曾作过如此评语：“对一个年轻人来说，他不仅能够领会传统深长意味，而且能紧握自己本身的独特审美趣味与天份，这是不简单的……”

之三：墨荷



有近代李白之称誉的诗人余光中教授，最近看了浩千于去岁冬在台湾的个展，亦为文评析：“浩千早年的师承，来自岭南画派，但他后来的发展，无论是眼界之广，画风之变，已经非岭南所能规范。”

浩千兄除了山水、花鸟，摆脱传统与旧俗，他旅游涉猎的袋鼠、企鹅，亦以水墨泼绘独特之形象与神态，黑白阴暗相间，将它们的特征，钩画于宣纸上，大有神来之笔，淋漓尽致，不免令人驻足静观，激赏之至。

其他热带与温带的果实，山竹、红毛丹、荔枝、桃子等，有作枝叶扶疏累累果实状，有数颗鲜艳掩映在干枝下，

痛恨 鳥聲的人

黄昏，一树鸟声

有人开始心烦

『给我一把斧头

将鸟他妈的树砍下』

清晨，满电线的鸟声

有人开始不安

『给我一把锯子

将鸟他妈的电柱锯光』

是了，从黄昏到清晨

从原始到文明

总有人为了毁灭痛恨的歌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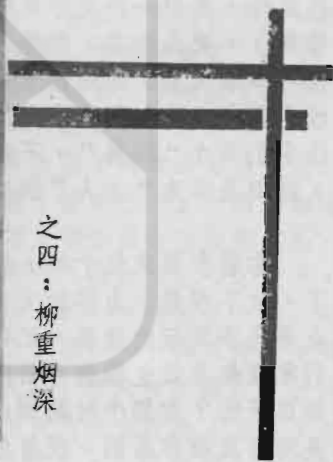
毁灭整个美丽的家国

傅承得

一九九〇年三月国都修



之四：
柳重烟深



亦有像江南之景致，不论是彩色抑或墨汁，皆都活泼飘逸，好几幅景致，引人入胜，在画作深入浅出中，宛如漫步在烟雨濛濛，暮霭沈沈的江南。有一二幅疏柳掩月，如『诗境』，『雨后』，及赠送给我的一幅旧作，都充溢了暮春。

色泽呈苍老枝桠，或斑红醉人之果实，布局结构皆充分活泼潇洒，令人垂涎欲滴，虽是小品，但不失为艺术家呕心之佳构也。

1990年三月廿一日稿於抚松斋

文艺寄简



林琼

××兄：

好些日子没给你写信了，也没收到你的来信。大家都在忙着自己的事，有时确是身不由己，抽不出时间给对方写信，只要各自平安，身体健康，工作顺利，无法时常通信，又算得了什么？在有事的时候，互相关怀，也就不失交友一场了。

今天黄昏归家，从邮箱里取出了一些邮件，其中一件是你寄赠的大著《看看集》，更为欣喜。我终于看到了你的第一本杂文集，那是你十多年来断断续续在报章杂志上所发表过的作品。你说让它们有个“归属”，不致于流离失所，这倒是作为“主人”所应该做到的事。

你曾告别文坛十年，现在终于归队了，这不仅是作为你的文友们的欣喜，也是马华文坛的欣喜。记得六十年代我们常在朱昌云主编的《新潮》期刊写稿的日子吗？你那个时期倒是常以原姓名吴均昌发表作品的。我与你神交已久，但却缘悭一面，你住怡保，我住狮岛，一北一南，直到1986年新加坡作家协会组织的“西马访问团”抵达怡保时，方才有缘与你见面。你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文质彬彬，有学者风度。说话不急不徐，很有分寸，而且谦虚。

怡保的许多文友，我都神交已久，就是未曾见过面。那次的访怡，的确是

一大收获。与我初次见面的还有章钦、雅波、其戈、张英杰、驼铃诸兄，以及翠园、陈有明女士等。未抵怡保之前，我只认识草风与朱昌云，而且已在狮岛见过面了。只有雅波，我与他早已通过不少信了，没想到他家在太平，却也来到怡保与我见了面。最可惜的是，我想见一见忱草，却未曾见到。那晚夜深时他是来了，我却与草风等人出外宵夜，他只与莫河老友促膝谈心而已。

你这本书收录了六十四篇作品，我细心拜读后，再写信告诉你读后感吧！你的杂文写得好，我早先翻阅一两篇，已觉神往。见到草风兄时，请代致意。告诉他上星期他寄赠我一本悄凌的《鱼欢》散文集，我已收到，谢谢他的赠书。

甄供又在一九八九年四月由长青书屋有限公司出版一本杂文集《蒜苔赋》，内收八十一篇作品。书前有方修的《序》，书后附录四篇评介，即萧村的《马华文学的郁郁绿荫》，东瑞的《做一片小叶子》，端木虹的《试论甄供的散文「手的礼赞」》，绿水的《读「麒麟刺」有感》。这本书的书名，原为马来西亚星洲日报的一个专栏名，作者移作书名，一是因为它颇象一个书名，二是书中绝大部分的篇章，都是这个专栏的作品。甄供在《后记》中说，写专栏文

章，好象是一种荣誉，但却是一种严肃的工作，不可掉以轻心的。甄供是写杂文能手，在这之前，他曾出版《麒麟刺》与《叶的事业》两本杂文集；早期还以纪铮为笔名，出版《里程集》（1974）与《春泥集》（1978）。难怪新马著名文学史家方修在《序》中誉为“真正的杂文”。

莫河在一九八九年七月由胜友书局出版第八本散文集《朝霞礼赞》，内收四十四篇散文。书前有王振科的序《象他那样去爱》与淳于汾的《肝胆照人的莫河》，书后有作者的《后记》。莫河是新华文坛知名的散文家，他自始至终，一直走在散文的路上。十分专一，十分纯情，而且精力充沛地在文艺园圃里努力耕耘。打从他的第一本散文集《在马来亚的土地上》（1962）至今，三十多年来都未曾放弃散文的创作，可以说，散文创作是他的血液，流贯他的一生。

莫河本来有一本散文集《最冷的一夜》，列为他个人的第五本散文集，交给某书局出版，谁知胎死腹中，连原稿都索不回来。他告诉我说，一九九〇年他准备再推出两本散文集《黎明寄简》与《这里有春天》，而且中国海南人民出版社也将出版他的散文选集《在鲜花盛开的国土上》，希望这些计划都能一

一实现，完成他出版十本散文集的心愿。

李建在一九八九年里出版了两本书，一是《相逢如在梦魂中》，由胜友书局出版，共收十六篇小说。这是他的第九本小说集，原先名为《相逢犹如在梦中》，后来接受怡保吡叻洞主张英杰的建议，改书名为《相逢如在梦魂中》，而且挥笔题了字作为书的封面。二是《纵横小论》，由成功出版社出版，共收五十七篇作品。李建的散文、杂文、评论写得不少，已有二十本以上的著作出版，是新华文坛多产作家之一。

郭永秀出版了两本诗集后，第三本书是散文集《壁虎之恋》，由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文教委员会出版组出版，列为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丛书之十九，内容分为六辑：辑一有情世界，辑二年少情怀，辑三乐团岁月，辑四诗乐交辉，辑五爱乐人语，辑六台前幕后，全书240页。书前有祝佩秋的《总序》与作者的《诗与散文》（代自序），书后有作者的《后记》。郭永秀是新加坡的诗人、散文家，也是一位出色的音乐家，特别喜爱华乐，是新加坡国家剧场舞蹈团属下中西乐队的指挥。指挥棒一挥，诗笔一写，诗与音乐结合成至高的艺术。

流军在八十年代初期出版了一本短

篇小说集《热爱土地的人》与一本中篇小说《玉镯的故事》后，直到一九八七年十一月方才由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文教委员会出版组出版他的长篇小说《浊流》，列为该会的丛书之十四，全书508页，幸获不计资本为文化事业出力的会馆出资出版，否则，正如作者在《后记》中说：“老作家李汝琳先生对我说过的一句话始终令我不能忘怀：‘要不是潮州八邑会馆，你这篇三十几万字的长篇恐怕永远也没有机会出版。’”

这句话谁听了都觉心寒。说来也是的，在此时此地的确不容易找到肯出版大部头的文艺书的出版商。

流军原名赖涌涛，他的另一本中篇小说《蜈蚣岭》在一九八九年四月由春艺图书贸易公司出版，全书202页。书后附录陈实（中国）写的评论：《从“蜈蚣岭”看流军的小说创作》。流军在《后记》中说，《蜈蚣岭》这个中篇小说里所描述的人、事与景物，大部份都有事实根据的，而且还都是他亲身的经历。亲身经历的事物，写来自然得心应手，难怪他的小说很令人“追读”。流军出生于大马柔佛州的边佳兰。他还说，边佳兰一带的山、水、河都还是那么美丽，每天都有船往返樟宜码头和边佳兰之间。如果读者有谁要他作向导到蜈蚣岭一游，他会义不容辞呢！

丁云是大马小说家，家住雪兰莪巴生，他曾获得三届南马文艺研究会“青年文学奖”，通报／作协八二年度小说奖冠军，大马福联会及雪兰莪福建会馆八三、八七年度文学出版基金奖，最近一次是马来西亚南大校友会响应“马华文学节”主办的全国微型小说征文创作

比赛第一名。丁云学历并不高，但他勤恳地自我摸索，默默创作，终于肯定了自己的创作力。获奖的首名作品是《送你一棵杨桃树》，获优胜奖的是《淘金噩梦》，可谓独占鳌头，连中双元。

一九八九年五月由南风出版社出版《下一站，贝谷村》，这是丁云的第四本小说集，内收野山之国、失落的园河、山径等十二篇小说，书前有《文学，贵在质朴》（写在卷首）。这本书是获得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及雪兰莪福建会馆“文学出版基金”一九八七年度小说组优秀奖的基金资助。那天他亲送这本书赠我及永康文友时，我说：“谢了！不必赠我，因为在这之前田舟已寄赠我一本。”他听了，十分欣喜！还说：“想不到我的书还有其他文友寄赠给你！”他的前三本小说集《看山岁月》、《载梦船》及《黑河之水》，都是由他寄赠的，当时他还在大马都门一带任职，现已来新，在新加坡电视台任编剧一职，可以大动拳脚。

连任两届大马华文作家协会主席的孟沙，一九八九年十一月由百汇出版社出版了第五本诗集《困城记》，内容分为两辑，共收入三十七题诗。书前有《诗的告白》（代序），书后有后记，以及附录：姚学礼的《致孟沙》诗与潘亚敦的《魂牵梦绕话「山灵」》。姚学礼是中国甘肃省诗人，潘亚敦是中国广州暨南大学副教授。

孟沙在后记中说：“诗人在有生之年，倾注全力于诗艺的追求和探索，好不容易写出一首又一首呕心之作，至于作品是不是受人欢迎，得以传世，那已不是人力所能企及的事。”他还说，一

首诗若能让读者读上千遍，那委实是可遇不可求的事。反之，若能有一千个读者读上一首诗，那怕只读一遍，也是诗人值得庆幸的事。他又说，诗人常常自掏腰包出版诗集，最终总多成了“赔钱货”，这也是新马诗坛常见的事。

《风雨故人来》是白荷的第二本散文集，在一九八九年六月由胜友书局与新加坡文艺研究会联合出版，内共收十九篇散文，书前有骆明的《为文艺播种》（写在文艺丛书出版前），作为这本书的序文。作者白荷在《后记》中说，这本书本来安排在1982年出版的，后因人事关系拖延了好几年，至今方获出版，可见一本文艺书籍的出版，并非一件易事，不仅要令人感叹文化事业的不受重视，又如何能尽早达到“优雅社会”的形态？白荷原名梁孟炯，早年在大马怡保的咭叻女中及育才中学毕业，后来到新加坡南大深造，获中文系学士学位，也就留新执教。曾在中正中学总校执教多年，现为公教中学教师。她的第一本散文集是《独上高楼》，于一九八一年由新加坡中学华文教师会出版，列为第五辑的《中教文艺小丛书》的一本。

《小雨来得正是时候》是安琪的第一本小说集，于一九八八年五月由胜友书局出版，内容分为三辑，第一辑少年不识愁滋味，第二辑独上高楼，第三辑天凉好个秋。每辑各收三篇小说，总共是九篇作品，其中的第一篇《天凉好个秋》曾获第二届《金狮奖》小说推荐奖。安琪原名刘双慧，出生于新加坡，是道道地地的“新加坡女”。父亲就是马

华前辈诗人刘思，长兄长谣，也是诗人，在父兄影响下，小学时期便以“慕莎”为笔名投稿报章，是南大1979年的理学士。她在《后记》里说，父兄是诗人，她却写小说，在创作的道路上总觉得孤独些，其实，她也写诗的。秦林（诗人）便在这本书的序文《安琪带来“天凉好个秋”》中引用了他的一首题为《挥手》的诗：

拂去窗外千重树色／我迎来多少无声的早晨／枕着山下万家灯火／我送走几许无语的黄昏

风雨来了又去／三年时光化一声鸟啼／我要从画中下来了／把树树山山留在云里

秦林评这首诗说：“短短八行，文字十分凝炼，也意境盎然。”这首诗后来由张泛（张振源）谱曲，曾经掀起一阵“校园歌曲”的热潮。

一口气为你介绍了十多本书的出版概况，也该停笔了，下次再谈。

匆匆，祝好！

林 琼

九〇年三月中旬于香园



梦魇岁月

卢凤娥

★ 1

为了准备玛丽胡美仪的新屋入伙兼新年舞会，杨楚诗简直忙得不可开交。

玛丽胡与杨楚诗的关系虽然很简单——前者是某政党的区会妇女组主席，而后者是该会的秘书——但是却因为人为的利害关系，使到杨楚诗对她的吩咐唯命是从，心甘情愿付出时间及心血。

所以，当玛丽胡新屋建竣之后，她便向杨楚诗耳提面命，要后者为她策划一个别开生面的舞会，以资庆祝。

杨楚诗当然全力以赴。

对于杨楚诗，玛丽胡不只是她党内的上头，还是她的雇主。

原来，杨楚诗是玛丽胡的三个儿女的家庭老师，一个星期补习三天，每月津贴二百五十元。

有这样密切的关系，杨楚诗当然不会使玛丽胡失望了。

于是，由印刷请柬至发请柬，由选择食品至联络餐馆，她都一一承担下来。

杨楚诗深信自己有能力把这舞会搞得有声有色，使到玛丽胡满意及赞赏。

杨楚诗的一切所做所为，不外为了讨好玛丽胡；因为自己的前途，极需她的提携。

玛丽胡时常提醒她说：“兰西，你有才华，只要努力不懈，前途不可限量。”

洋名兰西的杨楚诗当然听得出她的言外之意。

杨楚诗尚年轻，三十左右而已，只要对党忠心不二，假以时日，自然可以往上爬，当上什么主席，成了什么议员之类，不但可以出人头地，也可光宗耀祖了。

★ 2

玛丽胡的住宅建在临海不远的一个黄金地带。

杨楚诗曾经与玛丽胡来过几次，虽然这一间双层独立式的洋楼还未完全装修完毕，但是那一股气势，已经叫杨楚诗仰慕不已。

比起她所住的那间小单层排屋，杨楚诗真感到羞愧。也因为多次的比较，她对自己的无能丈夫，感到诸多不满。

她因而不时批评他——白思原。

白思原目前是某日报的记者，月薪七百元，加上努力投稿所得，月入也不

上千元。要养一个家已够含辛茹苦，当然无法予杨楚诗奢侈的享受，因而引起杨楚诗的不满。

“你怎样不动动脑筋，招徕广告，赚取佣金呀？”杨楚诗多次责备他。

“我服务的只是一份小报。”白思原试图解释说：“很少商家肯在报上刊登广告的。”

“那你得找找其他的门路呀！”杨楚诗加重声调，“好比招徕保险，或当产业及房屋经纪之类的。”

“我没有好口才。”白思原说。

“那么，为了长远之计，你参加我这个政党。”

“入党？”白思原说：“我对政治可没有兴趣。”

“你呀，真是朽木不可雕！这也不会，那也不肯，我真是对你感到失望。”

“我们这样的生活也不错呀！”白思原却别有一套看法，“住有屋，行有车，三餐不缺，儿女乖巧，夫复何求？”

但是，杨楚诗要的不只这些；她绝不会满足这样的生活。即使追不上玛丽胡那样的生活水准，也应该有她的一半，才不虚此生！

★3.

玛丽胡的舞会已经准备就绪，一个星期后——一九八九年正月一日的夜晚，就将举行。

越近这个日子，杨楚诗就越紧张。

一个无眠的夜里，她甚至可以想象出当晚舞会里的热闹情景：人头攒动、

衣香鬓影、杯酒言欢……每个宾客都意气风发，表现出自己最好的一面。

老实说，杨楚诗最喜欢参加这样的社交活动，因为在这样的场合里，她最能够表现自己。

杨楚诗要表现的是她的美。

杨楚诗虽非貌如天仙，但是身材标准，丰腴适度，倒也俏模俏样。

她即使不打扮不化妆，只需身穿普通衣着，便已出众。但杨楚诗最大嗜好，便是为自己打扮得顶独特，以倾倒众生为己任似的。

所以，普通的喜宴餐会，她也要电熨新发型，身穿新服装去赴会；这次玛丽胡的舞会，她贵为策划人，当然更不能等闲视之了。

为了这个舞会，杨楚诗脑筋大动，简直到了“劳民伤财”的地步。

首先，杨楚诗想到如何利用这个舞会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并趁机认识更多的权贵夫人、名流太太以及千金小姐，这样，对自己以后的政治前途，肯定裨益不少。

但是，要突出自己，在那种场合，就得多费心炫耀众人的衣着、配戴、仪表、风度、谈吐不可。

杨楚诗对自己的身材及容貌满怀信心，但是若没有其他条件，也是不够的。

于是，她到城中最闻名遐迩的服装设计处，以五百元的代价购下一件粉红色镶闪光银片的晚礼服。

然后她又用了两百元买下了一双粉红色的高跟鞋、一双浅红色的蕾丝长手套及丝袜。

因为平日没有储蓄的习惯，这一挥

霍，她已经一贫如洗了。

杨楚诗把这些东西试穿一次，才惊觉自己原来美艳如斯。镜里的她，比电影红星楚红还不遑多让，使她不禁要顾影自怜，自我陶醉一番。

杨楚诗在镜子前左看右瞧，前顾后盼，却微微感到自己还非十分完美，仿佛身上还缺少什么东西似的。经过一番思索，她终于觉悟，原来自己的身上缺少了首饰。

要是自己粉白的颈项上戴着一条珍珠项链，那么，那一个舞会里，自己肯定是众人注目、倾慕不已的对象了！

★ 4

为了那一条项链，杨楚诗真是日夜思念，茶饭不思。

她当然知道，要买一条珍珠项链，不是一千几百元就可办到的。至于一两千元一条的，也毫不显眼，等于没戴。五六千元一条的，自己又没有能力买。

但是，她实在太需要一条项链了，所以，她只好低声下气向丈夫请求，要他买一条项链送给她。

“多少钱？”白思原狐疑地问。

“四千九百九十九。”

白思原被这个数目吓得跳起来，不可置信地说：“你疯了！买这么贵重的项链有什么用？”

“我要参加一个舞会。”

“老天，你越来越离谱了！”白思原有点气恼地说：“以前是为了赴会而特地买衣服买鞋子，现在竟要为了赴会而买名贵项链……”

“你唠叨干嘛！”杨楚诗粉脸一寒，冷冰冰地说：“你买不起就算了！”

她说完，生气的走了。

白思原呆立着，心中满是悲哀及失望的感觉。

他感到，自己的太太杨楚诗这几年来实在变得太厉害了。

想当初，他刚认识她的时候，她是一位脚踏实地而朴素的小姑娘，温柔且美丽。那时候她的爱好是看书和写作，思想那么纯良，一如她的名字。

但是结婚后五年，她却逐渐变了。平日除了看那些渲染明星生活的杂志及言情小说外，她可不再看文艺书籍了。

至于写作，她更加谈也不愿谈。若他有意提起她曾是文艺作者，曾经写过诗和散文，她会轻蔑地哼道：“文艺这东西有什么价值呢？不如拿写作的时间来赚外快更好。”

每听到她这么说，白思原则会感到无比悲怆。他发觉自己的爱好已成为她轻视的对象，而她，却是自己朝夕相对的妻子。

★ 5

明晚便是玛丽胡新屋入伙兼新年舞会的日子，而杨楚诗的心情却如热锅上的蚂蚁，绝顶焦灼。

因为她极需要的是一串名贵项链，如今仍然没有着落。

在一阵焦灼之间，她内心一直在埋怨着白思原的无能，竟然连区区一条项链都没法买给她。

想当初，她也不知道自己为何会鬼

迷心窍，撇开许多有钱的公子哥儿，单独爱上了他。

或许，他虽然寒酸，但是却才华洋溢，尤其是能够写一手好文章，在文坛上也颇出名，因此使她对他倾慕不已，恋爱两年，便嫁给了他。

然而几年后，当一切激情已转淡，她不禁对自己的抉择感到后悔。

当她加入政党后，交际的人也多了，更加对自己的选择感到极后悔。

她认识了许多权贵夫人及名流太太，她们长得比自己差得远了，但是个个有钱又有闲，得空便去跳健康舞、喝下午茶、打麻将，或成群结伴到云顶去搏杀一番，生活得写意万分。不像自己，为了四五百元，得到幼儿园去当教师，并在下午教补习。

若是白思原有本事干一番大事业，她才不愿抛头露面，为了赚取金钱添补自己的服装、鞋子、化妆品而任劳任怨！

若是自己嫁的不是白思原而是其他的追求者，她便不必为了一条名贵项链而苦恼了。

正在苦恼的当儿，杨楚诗忽然想起，曾经有个友人说过，首饰项链也是可以租借的。

于是，她刻不容缓，马上出门。

★6.

杨楚诗走了几间珠宝行，询问有关租借首饰的事，不过，她却失望了。

原来，许多珠宝行都没有做租借首饰的生意。

但是，杨楚诗却不放弃希望，一间又一间询问下去。

“皇天不负苦心人”吧，终于，杨楚诗来到了“美珍珠宝行”，被总经理邀请入经理室密斟。

“我们这里有几条特选的首饰供顾客租借的，你自己可以仔细挑选。”那头顶微秃的中年经理慢条斯理地对杨楚诗说：“租金与所租借的首饰的价钱成正比。”

经理说完，从铁甲万里轻轻取出一盒首饰。

杨楚诗一看，血涌脑胀，兴奋异常。她只见盒子内排列着许多雕琢独特、金光闪烁的各类首饰，有项链、戒指、耳环、手镯等，顿然使她目不暇给，万分陶醉。

这时，那经理又说：“不过，当你租借首饰之前，必须签署一张合同：若首饰遗失，你得赔偿其价值的全部。”

杨楚诗心弦一颤，目光却是一秒也不离开那些首饰。

她的视线终于停留在一条精美的项链上，然后她问：“这条的租金如何？”

“你真是好眼光！”经理赞说：“这实在是一条难得的金钢项炼，比珍珠、钻石项链更名贵，更特出哟！”

“那租金多少钱？”杨楚诗急急地问。

“三天两夜，一共五百元。”经理说。

“有没有折扣呢？”杨楚诗又问。经理只是摇头。

“那这条项炼的本来价钱呢？”

“二万七千元。”

杨楚诗被这一个数目吓了一跳。但继而想：我又不是要买，管它是几万？而我只是戴一个晚上，当然不会遗失了。

杨楚诗受不了那条金铜项炼的诱惑，终于签了合同，付了五百元，喜孜孜地走出珠宝行。

那五百元，可还是她向丈夫白思原所争取得来的。

★7

为了晚上的舞会，杨楚诗简直忙了一天。

整个上午，她到玛丽胡家去帮忙，准备这个，安排那个，比主人玛丽胡更忙碌。

中午过后，她必须为妆饰自己而忙。

首先，她到城中最出名的发型屋，花了整整三个钟头，电了一个价值一百七十元的蓬松发型。

回到家，她又刻不容缓进行全身化妆，即使是手指甲及脚指甲也要涂上粉红色指甲油。

当暮色逐渐笼罩大地，杨楚诗才穿戴就绪。

当她把那条金铜项链套在自己的颈项后，杨楚诗为自己的美艳、高贵且出类而感到骄傲。

她在大镜前足足照了半个钟头，觉得自己简直比皇妃戴安娜更出色。这时，她更觉得自己嫁了白思原这个穷记者，实在是一种糟蹋。

懊恼为懊恼，时间又不允许她顾影

自怜太长久，只得走出房门。

当杨楚诗千娇百媚、婀娜生姿的从房内出来时，那位等她等得不耐烦的白思原宛如受惊的火鸡般跳了起来，半晌才发出声，感慨万分地说：“老天！你要去赴国宴呀！”



杨楚诗对丈夫的热嘲充耳不闻，心底却对他的浅薄见识而感到不屑。

白思原只送杨楚诗到玛丽胡住宅前一箭之遥的路边，便一溜烟走了。不是他不愿送她到大门口，而是杨楚诗不愿意。她不愿让别人看到自己是乘坐一辆超龄的富士伟根前来的。

当杨楚诗步入玛丽胡的豪华住宅时，几百对眼光象闪电般向她射了过去，几乎所有的宾客都慑服于她的美艳及高贵。

连今晚的主人，玛丽胡的丈夫黄金海州议员也对杨楚诗赞不绝口，三番四次来藉故与她谈笑。

除了黄金海，许多男士也向杨楚诗大献殷勤，转弯抹角称赞她有如仙女下凡、芙蓉出水……不知几时才能有幸邀请她吃宵夜和看戏……

而女士们却对那条熠熠生光、工艺精湛、款式独特的金钢项链而陶醉和羡慕。她们不时向杨楚诗搭讪，借机要欣赏她那条名贵项链。

她们眼神中露出错综复杂的感觉，有羡慕的、有妒忌的、……当然，也有怀疑的。

杨楚诗因为自己成为众人的焦点而感到喜不自禁；她感到自己成了众人的神，别人与她比起来，简直为之失色。

那些衣着不刻意的女士与小姐，恨不得找一堆沙土，把头钻进去，免得在杨楚诗面前相形见绌。

一切奉承、赞美、巴结……使杨楚诗飘飘然，简直觉得有了今晚这样的礼待，就不负此生了。

她相信自己是舞会中最快乐的人。

★ 8

午夜过后，人客渐散。

杨楚诗是最后一个离开黄宅的人。

她怀着一腔激情，漫步走到那一箭之遥的路边。

她那位很少迟到的丈夫却不在那儿侍候。

夜正深，万籁俱阒，正在她稍感不耐烦时，一辆轿车从远处飞驰过来，停

在她身边，车门一开，一个人使劲把她拉入车内。

汽车飞驰而去，她在车内被那人紧紧搂住，动弹不得。

“把项链解下来！”一个蒙着脸的青年粗声恶气地命令她。

杨楚诗一听此言，整个人仿佛坠入了万丈冰窖。这时，她脑海里掠过了珠宝行经理的话：若有遗失，即得赔偿首饰价值的全部。

二万七千元，是一笔巨款，她怎样才能有办法赔偿。当然，她的丈夫也无法给她这笔钱。若没有这笔钱，又遗失了项链，这意味她必须面对珠宝行的控告，上法庭的后果不外是……

杨楚诗忽然感到无比的恐惧，她绝对不肯取下那条金钢项链。

那个蒙面青年见她不肯就范，于是从怀中取出一把弹簧小刀，架在她的粉颈上，而另外一个蒙面青年，就从她的颈项上解下了项链。

杨楚诗在尖刀下吓得几乎要晕过去，但她无法可施，只是无助地流着泪。

劫匪得了项链，便把车停在路边，大力地把杨楚诗推出车，杨楚诗正想喊，汽车却绝尘而去。

杨楚诗呆立在冷冷的夜里，流着泪也流着冷冷的汗。

★ 9

杨楚诗回到家里，却看不到丈夫的影子。

杨楚诗孤单地，凄哀地，让恐惧淹没自己。

现在她想到的，是如何去解决项链遗失的事。报警吗？自己租借项链的事将会传出去，使到自己颜面全失，以后如何去见人？再说警方未必可以找回项链，而自己还是必须面对法律的制裁！

想来想去，她觉得还是不报警为妙。

那一夜，她反覆辗转，彻夜失眠。

白思原到凌晨才回来，他急忙向太太道歉。原来某处发生追缉逃犯，他得通宵采访。

杨楚诗本来想大发雷霆一番，然后告诉他真相，但是，继而一想，却不动声色。

好不容易熬到上午，九点一过，杨楚诗急不及待赶到了“美珍宝珠行”，把一切告诉了经理。

经理听了脸色骤变，半晌才说：“你也太大意了！事到如今，你就应该赔偿项链的钱！”

杨楚诗问：“我一下子筹不出这么多钱，可否分期付款？”

“对不起，合同写着：必须一次付清。”经理的脸上没有笑容。

“那我该怎么办？”杨楚诗泪流满面。

“我倒有一个办法。”经理这时说。

“什么办法？”杨楚诗无神的双眼露出一线生机。

“我可以安排你向朱某人借钱，不过你必须每月供还。”

“好啊！”杨楚诗急忙问：“他住在那儿？”

“你不必急，我会安排他来见你的！”经理高兴事情终于可以解决，呵呵

地干笑着。

★/○

杨楚诗终于向朱向善借了二万七千元，付还给“美珍宝珠行”。

但是，她这笔贷款却使她吃尽苦头，因为她每月除了必须偿还二巴仙的月利外，还得付还一部份的贷款。

这一笔将近千五元，对杨楚诗来说，是一项非常吃力的负担。

她的月入不过一千而已，要凑够千五元，只有努力再招收补习学生；尽管如此，第一个月她还只得变卖一些金饰，才把要付的债款凑足。

当然，她自己就非常俭约了；以往她所赚取的薪水都全花在服装和美容费用上，如今，却全付诸债务。这对她来说，简直是一种苦刑。

一两个月她强忍住不花多余的钱，第三个月她却破戒买了几件衣服，因此，那个她就不够钱付清债款的供期。

她以为这只是件小事情，其实不然。

朱向善听到她还不一千五百元，竟然大发雷霆，面目狰狞地怒吼，限她一星期内还出，不然……

朱向善的恐吓是令人战栗的！什么“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毁容”、“断手断脚”……使到杨楚诗惊魂甫定，急急把首饰变卖，以应付债务的供期。

那些日子，对杨楚诗来说，简直是一场梦魇。

这一场梦魇还长呐！

★／／

半年后，杨楚诗教的幼儿园因报名人数骤减而关闭，她也失业了。

一刹那，她失去了整五百元的工作，即刻使到她无法按时偿还债务。

想及朱向善的威胁，她又惊恐又后悔，简直度日如年，心海汹涌，无法平静。

月杪到了，她为了预防朱向善向她下手，便到他的住所向他求请。

“我可不是慈善家！”朱向善的语气冷得象冰块，“所谓欠债还钱，没钱还命可也！”

“但是，我真的没办法呀！”

朱向善一双狡猾的眼忽然象猎犬般机警起来，对着杨楚诗的身体，上上下下瞄射着。

“我可以替你想个办法。”朱向善忽然放缓声调说。

“真的？”杨楚诗高兴地跳起来。

“你看你自己，有天赋的本钱，只要肯屈就自己，牺牲一点色相，不几个月，这笔债务不但一定付清，你自己也将会猪笼入水，变成一个富婆！”朱向善奸笑说。

“你说什么？”杨楚诗惊怒交集。

“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朱向善说得更为露骨了，“我有一个朋友，在某大旅店主持一个高级应召所，你若肯当应召女郎，以你的条件，月入四五千元，还不易如反掌。”

杨楚诗惊魂甫定，怒斥他说：“我不干这种事。”

“那么，你两天内偿还这期的供款，不然，你一定后悔莫及！”朱向善脸色铁青，大声吼叫。

杨楚诗若逃离狼群似的急急离开朱向善的住所，她的一颗心宛如刀割一般，碎成一片片。

★／2

杨楚诗在走投无路之下，终于在“贵妃旅店”内当上了高级应召女郎。

她发誓，偿还了那笔债务后，她便立刻远离这个地方。

但是，这种日子，杨楚诗的心灵及肉体上的创伤，却是深且巨的。

这些名为高级客人的嫖客，也有虐待狂的鲁夫。在他们衣冠楚楚的外衣表下，却有令人冷颤的兽性。

杨楚诗因为美丽而丰满，使到闻名而来的男人日愈增加，使到她又喜又恐。

喜的是：这样她很快就可以赚取足够的钱偿还债务；恐的是：这样一来，自己操丑业的秘密恐怕纸包不住火了。

她数着日子的飞逝，发觉债务已快还清，自己就快将从火坑中爬出来，从新做人！

她心中有着暗喜：毕竟，这几个月里，她并没曾遇到什么熟客。当然，她每次都从客人的名字中考虑她是否要接待他，这样，她避开了几个认识的人，包括玛丽胡的丈夫黄金海！

身心虽然创伤累累，但想及将远离火海，杨楚诗也就宽心了许多。

★／3

这一夜，杨楚诗正在接待她这段日

子来的最后一个客人。

这个客人个子强硕，又是调情高手，把杨楚诗弄得娇息喘喘，又呼又喊。

就在他要开始冲锋陷阵时，房门“笃笃”的有人在敲着。

“什么人？”男人朗声问。

“警察查房。”外头有人应。

那男人与杨楚诗又恼又急地赶忙穿好衣服出去。

门外有几个穿制服的警员及两个穿便服的暗探；其中一个警长说：“有人告发，有某集团利用这旅店贩卖色情；抱歉，请你们到下面去，我们必须问你们一些话。”

杨楚诗垂着头跟他们走，她又愧又急，恨不得自己可以马上消失，免得活受罪。

来到会客室，她只觉得镁光闪闪，不觉把头抬起来，忽然，她在记者群中看到自己的丈夫白思原。

杨楚诗的心胸宛如被巨锤击中似的引起巨痛，一刹那，她失去了一切感觉，晕了过去。

在晕过去的一刹那，杨楚诗仿佛看到许多人向她冷笑，冷笑中带有深深的轻蔑！

她希望自己永远不会甦醒过来！

都門組曲之(二)

——補鞋匠

用长得一如这都门的街道似的
线

把为了喘息
而裂开了咀的鞋

重新缝密
把哒哒的足音

重新钉进
被生活折断了
匆匆在高楼之间的
鞋跟里

去吧 前头
宽敞的
狭窄的
曲折的。。。。。
都是路。。。。。

楓 華

12.11.89于都门

记得当我向小学生讲解唐诗『江雪』：『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时，学生们不但无法领略这种旷达隐逸，与世无争的人生最高境界，而且还讥笑在这样恶劣环境中钓鱼，不是白痴便是傻瓜。

我偶尔在日落黄昏之际，或在斜风细雨中看见喜爱垂钓之乐的人在太平湖畔垂钓，这种胸襟多么潇洒飘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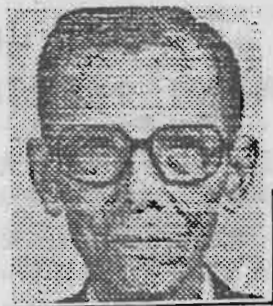
太平湖是由十来个大小深浅不同的湖泊组成的，湖水清澈见底，可见鱼儿在水中游来游去，难怪吸引着一般爱好钓鱼者。他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垂钓的目的也不在鱼，

黄奕山

有鱼也好，无鱼也好。你瞧！他们闲情逸致地下钓，仿佛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他们并不在乎有无或得失，只顾垂钓，不问收获。何况富贵荣华，只是过眼云烟，争名逐利，转眼成空。懂得垂钓之乐的人最富有，他拥有一切：白云，蓝天，青山，绿水，清风，阳光。……有大自然同他做伴，虽孤独，並不寂寞。紧张而忙碌的现实生活，常令人失掉自己，沈迷於名利。能抽空偷闲投身在大自然的怀抱，到山涯水滨孤坐独钓，远离尘寰俗气，顿觉心胸开朗宁静，自由豪放，领悟人生的真谛。

平塘独钓 ——太平湖八景之一





東方月

的生平和作品

東方月是馬華老作家之一。他曾經在馬華文壇活躍一段時期，雖然不像其他一些老作家那麼為人所熟知，作品也不都是擲地有聲，不過，他在寫作上的努力和作出的一些貢獻是應該獲得肯定的。

這位老作家已於1989年6月13日在檳城與世長辭，終年75歲。

東方月，又署舍上舍 沛沛和公孫白等等，本名陳運通，祖籍廣東潮陽，1914年生於汕頭。

他在汕頭市立第四小學畢業之後，被保送到潮安廣東省立韓山師範學校（前身是廣東省立第二師範學校），後來轉到同濟市立第一中學師範科。

1938年初，他南來新加坡，幾個月後到泰國首都曼谷謀生。

在曼谷期間，他參與泰華文藝，以老運為筆名創作“抗戰方言文藝”，刊於華僑日報與中國報（即後來的中原報）等報文藝副刊。

1946年，他來到檳城，在光華日報撰寫球評和劇評。他評論中國萬歲劇社公談的《飄》的劇評，獲得該報主筆莊心在的贊賞，被推薦到鐘靈中學執教。

★ 黃梅雨

50年代初期，他先後在柔佛州峇株巴轄華中和馬六甲培中任教。

1955年，他出任龍引新文龍中華中學暨“三中學高師班”教師。

1958年，他改任昔加末昔華中學副校長。

1972年，他在杏壇退休之後，前往吉隆坡，在雪蘭莪潮州八邑會館負責編輯工作。

1978年，他返回檳城，過着退休的生涯。

1987年初，他應方北方之邀，到韓江中學的大學先修班講授中國古典文學。

東方月在50和60年代寫作最勤。

50年代初，以王說為筆名，為南方晚報《綠洲》，寫專欄《文章病院》。

这时期，他也以公孙牛为笔名，在新力报、夜灯报、锋报和正风报等三日刊的小报，撰写槟城社会掌故和幽默讽世的杂文。

60年代中，他替通报和达报写专栏《羊头斋尺牍》，属于玩世的游戏文字，然而其中不乏警世之作。

他的第一篇小说《古城之恋》是于1954年写的，曾在《星期六》周刊发表。

他迟至1967年才写第二篇小说《火玫瑰》，以瘦斋夫为笔名，在星洲日报《艺文》（李星可编）发表。以后

陆续写出《芳邻》和《天财梦》等等小说。

他唯一的小说集《火玫瑰》是于1971年由吉隆坡国际文化企业公司出版，内收《巴王出京》、《第二出》、《添丁》、《火玫瑰》、《海滨的故事》、《引狼入室》和《自毁》。

他后期在槟城华商报写了不少文艺创作以外的文章，其中比较引人注意的是以公孙牛为笔名写的连载文字《林连登外传》。

我是一溪

清

流

我生长在马来西亚半岛上
地图上没有我的名字
居民叫我溪流
每天与我伍

我总是向前奔流
为理想勇往直前
我总是静静地流
潺潺地哼着民歌

鱼儿在我怀中追逐
蛙儿在我身上跳跃
四周是美丽可爱的
鸟语花香

我喜爱和平
如受到挑衅
风雨的兴风作浪
我就会跃起 反抗

我的抱负 不大
洗涤 灌溉
我做我应做的工作
我尽我应尽的责任

我是一溪清流

赵令江

(20.3.1990 西坡村)

看醫生

田流

甲：今天穿著得那么整齐，那么光鲜的，打算上哪儿去呀？

乙：我？打算看医生去！

甲：什么？看医生？

乙：怎么啦？我不能看医生去？

甲：瞧您容光焕发，仪表洒脱的，干吗要看医生去呀？

乙：哦？我这一身打扮，难道不能看医生去？

甲：您到底得了什么病啊？

乙：我？我哪儿有病啊？

甲：没病？没病干吗要去看医生——

乙：你搞错啦！我是去看医生，不是去给医生看！

甲：哦——这么说，倒是医生有病，不是您有病？

乙：不！医生也没病。

甲：那您为什么要看他呀？

乙：我——我是要看他怎么赚钱！

甲：看医生怎么赚钱？——什么意思？

乙：听说现代有好多医生，搞医务所的目的，不是在给病人看病，而是想赚大钱！

甲：有这回事？

乙：确有其事，只不过这种缺乏医德的害群之马，为数还不算太多！

甲：好不好说得具体一点儿，有些医生搞医务所的主要目的，只是为了赚大钱？

乙：你也不必大惊小怪，这年头，这个社会，哪一件不是金钱挂帅？

甲：可是，医者父母心嘛——

乙：拥有“父母心”的医生，能让病人遇上了，那是一大造化。

甲：别把医生看得那么“扁”好不好？

乙：我说过，不讲究“医德”的医生，为数不太多——你没听说过：穷人不可生大病！

甲：说些例子行不行？

乙：比方说，有些医生在给你打脉，或者用听筒给病人进行诊断的时候，他心思所思量所盘算的，并不在推测、忖度病人的病源或病根，而是在猜想病人是什么身份，袋里荷包藏有多少钞票？

甲：太夸张了吧！

乙：这也是事实，做医生的，哪一个不想早日买辆汽车，置一所洋楼什么的。

甲：这是人之常情，凭本事、凭才能赚钱——

乙：对啦，所以我要看医生赚钱。

甲：你也想学医？

乙：我本来就是念医科的。

甲：啊？您是念医科的？失敬失敬，念的是哪一科呀？

乙：小儿科！

甲：小儿科？专门给婴孩、小儿治病的

乙：不错！我最拿手就是给婴儿医治惊风——你知道惊风是什么症候吗？

甲：惊风不就是小儿伤食腹泻或肠胃有寄生虫，或因其他病症如麻疹、疟痢等后失调养所引起脑神经疾患的病症——

乙：说对了！听起来你好像小时候常有患惊风症候的经验！不过，这还分有急惊风和慢惊风两种，你患上的是哪一种？

甲：我？我现在不是个病人！

乙：坦白说，我对医治这种病症，最感兴趣，在过去，我曾经医治了差不多有两百个婴儿。

甲：医治的效率是……？

乙：百分之三！

甲：什么？百分之三？

乙：对了！两百个婴孩当中，只有六个让我医治好——

甲：其他的呢？

乙：死的死了，残废的残废了，发麻痹症的也发麻痹症了！

甲：凭你这种医术，难道可悬壶济世。拯救病人不成？

乙：我不说过了吗？我行医，只想多赚点儿钱！

甲：草菅人命是不行的。

乙：所以我的行医执照，很快就被吊销啦！

甲：说了半天，你毕竟还不是一个医生。

乙：所以嘛，我常要去看医生。

甲：那倒是真的，您是应该常常去看医生，特别是有一种医生，您应该常常去看。

乙：什么医生呀？

甲：精神病院里的医生！

乙：啊？

★★作者按：

笑与严肃，本是十分对立的名词。相声脚本若果没有引人发笑的台词，即不能称之为“相声”。所以品评此类作品，不宜以高度的严肃态度处理之。当然，属文学性的相声脚本，乃不能缺乏给读者启示与长智的内涵。



1.
『一点心』是黄学海的第二本散文集。集中收录了三十三篇短文，每篇只有五百字左右，而且绝大多数只是一段文字而已。

一段文，作为一篇文章。这形式在我国来说，还是罕见的。但这不重要。对于一篇文章，重要的是它的内容及其表达技巧。

黄学海的这些短文，它叙事，那是生活的掠影；它抒情，那是一个年轻人的真诚，情感的起伏。而它的表达技巧，也相当完美。

2.
黄学海写这些文章时，年纪很轻。他中学毕业后，离别家乡——一个默默无闻的小镇，只身到吉隆坡来读书与工作。在新环境里生活，他静静地观察与思考，他发现了大都市的生活与人事，在在与他记忆里的景象都有着实质的差异，但他没有愤慨或议论，也没有激越的讴歌或诅咒。

他缅怀故乡小镇的友伴与生活的往事，那是非常的乡土而且带有浓厚的田园色彩。诸如：“火车就自这座桥底轰隆而过，有时还轰的一声，吓了我们一跳。……夜深的时候，这里一片静寂，我们坐在水管上，呼吸凉凉的夜风，一群五六个人，便胡扯起来了。镇上的琐事，山林中的传奇，各自的生活经历，嘻嘻哈哈的，夜便快乐起来，而且不寥寂了。……』（『火车桥』）还有：『有一次我从一个小镇搭巴士到另一个小镇去。这里的小路两旁没有巴士站，如果有人要上车，站在路旁挥

生活的 “一点心”

陳雪風

手就行，方便得很。……途中不知怎的，分明路旁无人，司机却停了车，还换牙后退，我好奇的伸头张望，终于见到路旁的一个小丘上，一位年轻人正扶着一老伯慢慢走下来，噢，这位司机的眼力还真好呢。……』

黄学海缅怀乡间风土人情，年少时的往事，虽然带有与大都市现实生活对比的意味，而向往的情愫很浓，但胶着的仍然是对现实的关切。他没有抗拒或迷惘失落；有的是对于美的领悟与对于善的宣扬。

在『遇惘记』里，他暴露了大都市弱肉强食的『阴晦』的一面，但他对其遭遇并无言语，只是摇头、摇头复摇头，更无借题发挥。

生活的变迁，岁月的流逝，自然会使一个人在各方面产生许多变化，反省或临镜自照，难免会有『几分迷惘』，好比他在『照片』文前的题诗：『一秒过去／一年过去／看看我有点像你／想

想我已不是你／再想我岂又是我』，然而，黄学海的『一点心』，在关切与思考的却有其一贯的依据，那就是生活。在迷惘之下，仍然有不渝的执着与追求，执着的是纯朴真诚，追求的是向上向善。

3.

黄学海的散文，纯朴无华。没有惊人的语言，但文字却十分洗炼；没有刻意的雕琢，不见激越起伏的气势。然而，文章的结构，跃动着一种轻快的节奏。

黄学海的散文，简简单单的几笔，平平淡淡的描述，有时却有饱和的意象，耐人玩味；特别是他对自然界景象的观感，更融注了深情，既有自我，又能忘我。他为自然的美景而陶醉，也忘我地为之设想；下面的两段文字，就是例证：

『车窗外的胶园、油棕园和旷野，绿油油的都窜入眼帘，就连那迎面的风，也带绿的清新起来了』（『归去』）

『抬起头来时，便看见柏油路对面的咖啡山山壁，斜斜的，有许多树与草正在雨中愉快的呼吸，在这城市的中心，它们还能翠绿地生活，也是挺不容易的事呢。』（『午间的雨』）

『一点心』集里的好多篇章，比如『阳光』、『朋友』、『月圆、月缺』、『传统节日』、『麻河畔』、『生活方式』、『金马仑』与『爱情草』等，描写的事件与心曲的倾述，都富有生活情趣与寓意。

一九九〇年三月八日

風 輕輕吹送

风轻轻吹送
把泪滴
传至每个人心中
轻声赞美

这滴泪
每人都值得一掉

它带来的不是悲讯
是一份热忱
一份激情
激起了阵阵涟漪

这滴泪
每人都值得一掉

有人为教育、民族奔波
却也有人掏出
身上最后一张纸币

支持到底
你说怎能不叫人钦佩？

張嘉偉

多少泪

叶秋红

『这都是我命生得不好。』妈妈眼睛红红哽咽道。她用手拼命拭泪。那手，竟淤青了一块。她越拭，眼泪越发不听话往下滴。额上一块鲜明的肿瘤。

我和妹妹两人恐慌的缩成一团坐在墙角掉泪。

『发生了什么事了，告诉小姨。』小姨细声地问我们。

『爸爸，他……他疯了，他说要……要卖掉我们，然后……然后就扯妈妈的头发，抓她的头撞墙……，他……呜呜……呜呜……』

『岂有此理？他现在那里，我找他算帐去。』小舅紧握拳头，一副咬牙切齿的脸孔。

『不要，算了。我自己会处理。』妈妈抬起红肿的眼睛，哀求地望了小舅一眼。

『你怕什么？这样的男人，不要都罢。』二姨看不过眼生气地道。

『到底是夫妻一场。』

声音渐渐消失。晃动的人影终于离去。妈妈的眼睛红肿成一团，在黑暗中一闪一闪。

我怀着满怀的恨意上床。十岁的我，初次尝到辗转难眠的滋味。那刻开始，我隐隐明了生命中一些不圆满的片断，将会在以后的日子里陆续上演，哀多乐少。

爸爸又在骂妈妈了。

我自学校回家，脚要踏进门槛，爸爸凶巴巴的声音已粗粗进入耳朵：『谁叫你洗我那片蓝色衣服的？』

『我……我以为你不要穿，而且……』妈妈战战兢兢自辩。

『不要穿？』爸爸一点也不饶人，『我有叫你拿去洗吗？』

妈头垂得更低。

『我警告你，下次如果没有我的吩咐，不要乱乱动我的东西。』

说完，冷冷扫了妈一眼，就随手抓了件衣服套在身上便走了。

平日爸爸总是粗声粗气地对待我们。

妈在屋子里垂头拭泪。听到我的脚步声，赶紧用手抹净泪水，挤出一丝比哭还要凄惨的笑容：『回来了。』声音里有着哽咽。

我哀怜的望向母亲，千言万语塞在喉咙，百般情绪涌上心头，竟不知从何说起。我机械化的点头。

『吃了饭没有？』

『学校食堂吃了。』

妈在厨房里把水喉头开得大大，水声哗哩啪啦溜进我的耳膜。我心痛得扭绞成一团杂乱的线，在心头扯来扯去。妈是在洗碗呢？还是在洗脸？把眼角的泪水洗去？泪，突然沿着我的脸面流下？我竟哭得像泪人。

我用衣袖抹去眼泪。从书包抽出一张申请师训表格，面无表情地把所需资料一一填齐。

我的笔在纸上挥动着，『沙沙沙』，思绪却如脱缰的野马，毫无目的四面八方奔跑，跑跑跑，我竟跑回了自己家里，四周一片黑暗，有人在谈话，我竖起耳朵。

『丽丽今年十九岁了？』是爸爸的声音。

『照华人日历算，也有二十了。』啊！竟是妈妈在说话。

『都这么大了，还在念书，也不知以后能拿多少钱回来。』

『丽丽成绩这样好，如果可以，我……我想让他念大学。』

『念大学？你不是在作白日梦吧！你有没有想过，念大学要花多少钱？女孩子念这么多书干什么？再厉害还不是泼出去的水。我看让她念完这两年，出来做工划算些，我们也不必挨得这样辛苦。』

『但……但丽丽成绩这样好。』

『成绩好又怎样，谁叫她家里没钱？念大学可以，但我先说明，我不会拿

钱出来供她念书。要供你自己供。』爸爸恨恨把话说完。

所有的声音突然在黑暗里隐去。爸爸妈妈也不见了。我慌了，『碰』，我的笔掉在桌下。阳光这般明丽，照得这向西的房子灿灿烂烂。我拾起笔，继续填写那没填好的表格。阳光一耀一耀在纸上游动。

我决定明天把表格呈上教育局。

三、

『决定了？』

『决定了。』

『不后悔？』

『我没有后悔的余地。我已没有别的抉择，我不能再呆在这个家。我怕再这样下去，我会发疯。我恨爸爸，但我也不见得爱妈妈。我恨妈的逆来顺受，更恨爸的无理取闹。』

『你爸和妈还是老样子？』

『是，老样子。永远都不会好了。』

『为什么你妈不要求离婚？你爸他……』

『离婚？她坚守着古时女子三从四德的思想，想从一而终，不事二夫，你能拿她怎样？』

『你妈，真是的。』

四、

窗外下着大大的雨，滴答滴答打在屋顶上。滴、答、滴、答，真是愁雨满天飞，不知何时方止。

窗外阴阴一片，连带我这个从小不爱说愁的女子也添上一份伤感。

『你很懂得保护自己。』忘了那个男孩这样说过。是阿林吧，忘了。『这样好胜干什么？』

是的，何必这样好胜好强。像班上的何梅花多好，娇娇弱弱似朵花，不顺心就滴几滴眼泪，不开心就嘟嘟咀，再不撒一撒娇，招招夺得那些自以为是的男孩欢心。何必像我这样逞强呢？但我能够不武装自己吗？爸爸常骂妈是只不懂得生好蛋的母鸡，生了统统是赔本货，要倒贴。女子难道一定是赔本货吗？我嚥不下这口气，我发誓要往上爬，我不能让爸看低我。于是十岁那年开始，我的成绩在班上年年名列第一。班上同学个个只看到我风光骄傲的一面，却不知我另一面是这般的痛苦黑暗。我的生活里没有“巴比娃娃”，同学们都迷恋着爱情小说，我只有课本和做不完的家务。我的世界是黑色的。妈妈常说：“是命，这一切都是命。是我前生欠她的。”我听了，背地里笑得眼泪不停地掉下。妈从来没有想过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一切只说听天从命。我不是，我要创造另一个新的生命，开拓新景象。妈却要守得云开见月明。也许老天有眼，爸爸会改变性格，真心待妈妈好也说不定。对这件事，我不表乐观。

电话铃不知何时响起。

我丢开手上的功课，跑去接。电话筒另一端传来阿叶熟悉的声音。“下雨了。”

“是，这边下着雨。”

“在做什么？”

“读书。”

“读什么书？”

我不耐烦了。我冷冷地说：“有事吗？有话请直说。”

“没什么。只是……只是想知道你在做什么。”

“没事吗？那我把电话挂了。拜拜。”

我立刻卦断电话。

“喂，你知道吗？听着阿叶想追你。”云前天下午放学时这样跟我说。我恍然大悟，才知道他这阵子常打电话给我的目的。

『喂，你对阿叶印象如何？』

『我们只是朋友。』

阿叶，我比谁都清楚，他只能当我的朋友，肯定不是情人。他年纪太轻了。我决定向阿叶表明态度，所以卦断他的电话。

我没有恋爱过。但我父母的婚姻关系隐隐让我觉得，这世上没有永恒的爱情。

外婆曾说：『你爸爸，当初也不是这个样子的。他追你妈，真的追得疯狂。你妈当年样子实在好看，追的人也不少，就是不知怎的，看走眼了，看上你爸。谁想到会落到这个田地？』

这样说来，爸当初的确是深爱妈了。可是打从什么时候起，爸的爱变质了？我不知道，也不要明白。我只知道一件事，若我结婚，我一定要嫁得风风光光，体体面面，我要证实给父亲看，女儿不一定是『赔本货』。我会给他一笔很好的礼金，堵住他的口。我不想再挨穷。爸妈的婚姻触礁，『穷』何尝不是原因呢。贫贱夫妻百事哀，爸拿妈出气，这完全是『穷』在作怪。

外面雨丝淅淅沥沥，只是下在穷人的屋顶上，益发凄凉。我掷开书，跑进厨房洗衣。

我亮了灯，拿了刷子，用力擦衣服，擦擦擦，我真怕我这一生就这样过完。但有什么办法，谁叫我们穷。

五

教育局的师训录取信我收到了。

『决定怎样？』云问。

“决定报到。”

“不进大学？”

“不进。”我倔强地道。烈阳从树缝射下来，艳艳亮亮。我看在眼里，只觉得天地之大，懂我者竟没一人。

“真的决定进师训学院？你当初想进大学的理想放弃了？”

“不要再跟我提『大学』两个字，”我狂吼。“理想？穷人家的孩子有什么理想可言？”

“你成绩这样好，你可以申请奖学金。”

“奖学金？多少？三千块一年？够我用多久？”我冷笑。“我不能再靠父母了，我不想再呆在家里。我想出去，去呼吸外面的新鲜空气。我不想每个清晨起来，洗衣、洗碗和晾衣，我不要再见到我母亲可怜兮兮的脸，也不要再听到爸爸对我们呼呼喝喝的声音，我在家里很痛苦，我痛苦到有时真想杀了我爸爸，你知道吗？你不会明白的，你家这样有钱，你父亲又是一等的好人，你怎会明白我的心情呢？”

“你母亲多么希望你念大学，她知道后一定很失望。”

“她失望有什么用？她觉得失望，能改变我的命运吗？只要爸爸开心，她一切言听计从。我爸是她的生命支配者嘛！”我忿忿地把话说完，然后抬头望天，不理云。

天好阔好阔，好蓝好蓝，这样大的一片天地，我竟觅不着一棲身之地，不觉黯然。真的决定了把这三年青春掷在怡保师训学院里吗？甘心吗？

“女子读这么多书干什么？再厉害还不是泼出去的水。何况我们又这么穷。”爸爸的话一字一句又在耳边浮现。

理想、现实。爸妈永远不会停止的争吵声和妹妹瘦弱的身子，都在我眼前重叠出现，消失了又再出现。

阳光不知何时隐去，天空阴阴一片，我要走的路向是否也会这般阴沉？

六

我收拾着行李。

爸爸意外的没出外卖冰水，他在客厅一面看报纸，一面向来送行的姨丈说：『丽丽这个女儿，真是难得。竟申请到师训学院，受训两三年后出来，我就可以安享晚年了。他妈竟一直长叹短叹，真是的。做老师不好吗？假期多，工作轻松，又有保障。大学出来也未必找到一份这样好的工作。』

妈妈悄声问：『行李收拾妥当了？钱带够吗？』

『带够了。什么都收拾好了。』我不耐烦。

『到了那儿，记得不要随便和人争执，要常写信回来，知道吗？』

我点点头。

『姐，记得要常写信啊，我会很想你的。』妹妹站在一旁，红着眼睛。

『知道了。』我抓住妹妹瘦削的手，柔声说道。『你身子这样弱，我不在时，要懂得自己照顾自己。懂吗？』

妹妹眼睛盈着泪水点头。

把行李搬上姨丈的车子，我、爸爸和妈妈挤在后座，我夹在爸妈中间。爸的肉，妈的身子，我们的肩膀，紧紧挨在一起。啊，我们竟是一家人。我们理应相亲相爱守一世，我怎能恨他们呢？我怎能恨爸平日的无理取闹呢？怎能恨妈的懦弱呢？妈这样做，纯粹是为了这个家啊。我现在要离开了，我应该伤感才是，但我内心深处竟产生一种说不出快意，尤其当我瞥到妈眼角的泪水那一刻。啊！我原来竟是仇恨的化身，我的仇恨令我痛苦。我这个新发现使我平日自以为是的高傲倔强刹那化为乌有。

车窗外，街景一排排从我的眼底无意识溜过。



七

亲爱的云：

此刻你应正面对STPM考试了吧？十一月了，考试季节。

我在师训已有五个月了。这五个月来，我看到的和想到的很多，发觉原来老师的担子也不容易肩担。你知道的，我原不想当老师，然现在世事已成定局，只好顺其自然，看看柳暗花明中会不会逢遇另一村。大学仍想进的，待五年期满，我自会另考一张STPM文凭，一偿心愿。所以如今已没有当初进来的忿忿不平，一切已能心平气和，事事也容易接受，只是当接触到一些同学的不良心态时，心里忿怒仍难就且按下。

这里的男同学，简直可卑兼可笑，自以为女人堆中与众不同，挑三嫌四，拍了这个又拖那个，偏偏却有女同学愿玩这类游戏。有些男的还大言不惭说单靠做老师的单薄薪水，肯定不能养家，一定要在师训挑个同样等级的人出来，薪水凑起来才够组家。这种心态简直有辱『为人师表』这闪亮名称。女的也不见得好到那里去，摆脱不了旧时想嫁心理，只要男孩追，大多一拍即合。这些心态，令我异常生气。

我一向『大女人主义』，我之所以生我妈气，主要是她逆来顺受，不懂反抗之过。我宁愿爸爸骂她，她会与爸评理，爸爸打她，她会还手。我甚至潜意识里希望她会提出离婚，让爸知道没有他，我们依旧可以活得很好。

我这种心理其实是要不得的，但现在什么年代了？九十年代了，那还有这样不平等的婚姻关系？女人喊『解放』『男女平等』喊了这么多年，至今在传

统制度下受害的女人，尤其是东方女人仍不计其数。她们为什么忍气吞声接受拳打脚踢？是为了孩子？还是本身没有经济能力？抑或从一而终的观念深植心底？我不知道。因为我妈就是这样的一个受害者。

我妹妹昨天来信，说爸前几天喝多了酒，又拿妈出气了。唉，这个家，这是一个怎样的家呢？妈竭力保持一个家的完整，她不知道这家，因为爸爸的关系，在孩子心中，已不是一个完整的家了。我的心又在隐隐作痛了，但我无能为力，我已麻木。就此停笔。

丽 丽

20·11·86

八

我赶到医院，已是下午两点半。

我其实不想回来的，可是妈电话里的凄酸，令我不得答应她回来看看爸。

爸爸喝多了酒，脑出血，据说昏迷了三天三夜，才醒回。现在躺在医院接受治疗。

我步进三等病房，爸爸已睡去。妈看到我，向我打眼色，叫我不出声，免得吵醒爸。

我望了望沉睡在床上的爸，肥肥的身子，像笨象一动不动躺在床上。眼睛合上，咀张得大大，我突然想起，小时候爸爸叫我和妹妹帮他拔白发的情形。我和妹妹坐在爸爸身边，帮他找白发，找到就拔去，拔到半途，爸爸身子死像大象笨笨睡去。眼睛合上，咀张得大大，小时候温馨的一幕突然在我眼前再度

出现了多久的事了？十年？或更久以前？这十多年间，我和爸关系怎会闹得这样僵？一切自那年他在我们面前毒打妈开始，都在变着。世界从白变成黑，黑却永远变不回白了。我和爸的关系永远都不会好了。

爸苍白的脸映进我的眼瞳，脸上皱纹鲜明，我不知怎的，心突然抽了一下。妈说爸爸纵然好了，也不能卖冰水了。医生说爸身体弱，要在家里休养，不能工作，可能连小便大便吃药吃饭等日常活动，都要亲人帮忙才成。

『这……爸不是成了半个废人吗？』

我一惊，不觉脱口而出。

妈闻言，眼泪如泉涌，我心一酸。我曾这么恨爸，恨不得他快快死去，现在好了，梦想成真，他已成半个废人呢，从此再也听不到他对妈呼呼喝喝的声音了，我不是应该开心才对吗？怎么心头却似有万般愁，不能语之外人？我尝试把心头愁绪挥去，无奈天不从人，牵牵绊绊，临回师训当晚，仍是无限哀愁。

九

师训终于放假了。

再度踏上归家的碎石石路，已是当日匆匆赶回家看爸病情一个月后的事了。踏上这条路上，脚步沉重无比。二十年了，我竟走在这条路上有二十年了。二十年的时间，万事万物，大都面目已非。心情亦是如斯。昨日不小心抛在路上的喜怒哀乐，今日重拾，只觉淡然。多少恩恩怨怨、恨恨爱爱，最终亦会随风而逝。

我慢慢走着，绕过这路，家，就在望了。想到那平日吵吵闹闹的家，我突然害怕起来，家是不是还像从前那样冷，那样暗，毫无温暖？我不觉放慢了脚步。

夕阳悬着它最后的光芒，在天空染色，红红一片，真美。

然后，我就看到爸妈了，在家门前的游乐场上。我张大了口，睁大了眼睛，我不能置信的擦了擦眼睛，以为我看错人了，然潜意识里却希望那是真的。只见妈扶着爸，咀角漾着一抹笑容，啊，那竟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灿烂的笑容，在夕阳下漫步。爸乾巴巴无神的脸上流露平日少有的平静祥和。

夕阳画成一个个光圈在爸妈脸上，妈略带笑意的脸看起来格外光彩夺目，我的心慢慢温柔起来。想起妈常说的：“命，这都是命。”那种认命的态度。

现在可好了，她终于守得云开见明月了。

然而在感动中，我是不无感触的。妈的笑容，证明了什么？不过是一个传统女性苦尽甘来的晚福，却已足够她感激爸一辈子。像其他传统女子那样，她把一生的幸福交托给丈夫，丈夫好坏，得看自己前生修来的福气。丈夫不好只得认命，期望苦尽甘来。妈是盼到了，我们这些做子女的，又得到了什么？不过是一幅一度曾经破碎如今缝好的完整天伦图。可妈的幸福模样，我们也受感动了，不由替她高兴。

我一把将行里丢在屋子里，踢掉脚上的鞋，走进屋里。家，原本黯黯淡淡，突然发现亮了些。

原来是妈妈托人另外在屋后开了扇窗，空气新鲜多了。

(6·8·89) ■

三人行

对着你拱手作揖
作揖的姿势
是一种流泪的掩饰
口说 你好
心想 你要真的好
我就真的好

对着他拱手作揖
拱手的姿态 (1)

是一种出拳的抑制
口说 你好
心想 你要真的好
我就真不妙(2)

(1)姿势 (2)真不好

管见



瘦子《教書匠手記》讀后

阿碧

我曾拜读过瘦子的《大学生手记》，确是妙人妙文，令人看了忍俊不禁，第二次重看仍然想笑。这本《教书匠手记》写的又是什么？且让我们一齐来欣赏。

顾名思义，大家可能以为这书该是写他的教学心得抑或学生的天真无邪等事，其实不然。他写的只是教书匠的家庭琐事，地点是在沙巴。现代男性大多没兴趣教书，理由是生活刻板平淡，没有挑战性。近年来，男性更是裹足不前，踏入教育界的寥寥无几。只因师训毕业后，学员得任政府调派，不得异议，而男生往往被派去偏僻的东海岸或令人生畏的东马执教。

谁又愿意到远离家乡又荒凉的地方教书？瘦子也不愿意，但是偏被派到那儿，万般无奈之下，瘦子将他在沙巴教书的那段日子记录了下来。写成一本书，献给那“矮了他半个头的太太”。（作者自己说的）

话说瘦子获知被派去沙巴后，感觉上犹如被放逐般，再加上流言纷纷，尽是说沙巴的情形如何如何糟糕，真是越听越心寒。况且那时他太太正怀着孕呢。后来，到达沙巴后，才知道沙巴并不

如想像中那么坏。那儿样样齐备，人情味浓，各方面都不错。“是人住的地方。”

瘦子的文章写得简单易懂，非常口语化，甚少生僻的字眼，文字朴素风趣。他描写人物时，着墨不多，却写得活灵活现，瞧他怎样描绘阿添嫂这位“岂有此理”的陪月婆。他这般写：阿添嫂是自己找上门来的。她的头发已花白，却仍梳着一副学生头。她也没见到门外摆着那么多鞋子，迤自踢踢踏踏拖着泥沙走进来……再看他写他的太太从怀孕到生产的情景，笔调轻松，淡淡的语气中透着按捺不住的喜悦，叫人不由得想与他分享这份快乐。

他写他的女儿小简简，他写可恶的猫儿，他写阿华阿忠阿开，都是那么的亲切自然，他绝不刻意去雕琢，他仅是把他在沙巴的所见所闻所感一五一十的描绘出来，让读者分享他的苦与乐。即将被派去东马执教的学员该读读他的书，看看他是怎么生活的？

看瘦子的书不必太伤脑筋，很容易消化，是课余工后的最佳读物。我特别喜欢书内的插图，简单有趣且切题，所画的恰如文中所写的。

文人與貴人

范漁樵

文人自古多寒士，除了一些慣於奉迎吹捧，歌功頌德的御用文人之外，大多數耿直剛毅，公正不阿的詩人文士，大半生都過着顛沛流離，飢寒交迫的日子。

顏回的簞飲瓢食，蝸居陋巷；孫康的油盡無燈，映雪夜讀，都是人窮志堅，泰然自若的典型例子。

清代詩人黃仲則，長年在外飄泊，飽受飢寒疾病的折磨，他的名句『全家都在秋風里，九丹衣裳未剪裁』，是何等辛酸的喊叫啊！

『儒林外史』作者吳敬梓晚景淒涼，常常幾天沒有飯吃，只好變賣幾本舊書，來換取幾杯白米，冬天夜里，冷得不能支撐，他便在城外繞行數十里，直到天明才回來，夜夜如此，叫做『暖足』，作家境遇如此淒涼，真是令人無限悲傷。

當年北平學生反對美國扶植日本，許多教授也發表聲明拒絕美國救濟糧食，那時候文學家朱自清患了嚴重胃病，家里孩子又多，生活非常艱難；但，他還是用顫抖的手，在聲明書上簽了名。兩個月後，朱氏便與世長辭了，在他逝世的前一天。他還叮囑家人堅拒美國救濟糧食。他給人們留下一個有正義，有氣節的文人形象！

現在的文人，雖然生活環境已有改善；但依然是一室書稿，兩袖清風。要真正做個專職文人，靠爬方格子來煮字療飢，真是談何容易？許多文人還不是有正業在身，把寫作當作是賺外快的副業，或者是業餘的消遣？如果想靠菲薄的稿費來維持生計的話，恐怕一家大小都要喝西北風啦！

田漢先生說：『殺人無力求人懶，千古傷心文化人』，文人手無縛雞之力，既不能殺人放火，成王成霸；又不願搖尾乞憐，求人施舍，因此，一般文人終其一生，也只能與筆杆和稿紙為伍，難以飛黃騰達，成為有权有勢的達官貴人。

其實，達官貴人又有什么值得羨慕？古今中外，許多達官貴人還不是終日爭權奪利，迷戀權勢嗎？他們當權得勢時，可以呼風喚雨，不可一世；但，當他們一旦失勢下台，輕者則眾叛親離，門庭冷落；重者則身陷牢獄，腦袋落地，下場比起落拓文人還要可悲！不久前東歐各國的政治演變，不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還有，一般達官貴人，大多是『達官善忘，貴人多忙』，一朝飛黃騰達，不是忘了當年患難與共的戰友同志，便是記不起昔日『同撈同煲』的良朋好友



看看

，如果有什么事情要求他们帮一帮，管家的回覆，总是『贵人多忙』，『贵人多忙』！

至於文人，一般上都还有几份纯真，都还有一股读书人的气质，虽然是穷酸寒士；但却不牺牲道义而追求虚荣，虽然是粗茶淡饭；但却能以诗书写作而不改其乐，这就是文人的可贵之处。

所以，赵景深先生说：

『我看重文艺界的朋友，胜过一切达官贵人！』

赵先生这句话，深得我心。作为文人，此生无憾矣！

看花赏花，不只是文人雅士的赏心乐事，也是凡夫俗子的消闲趣事。这是天下的画律，不必多说。

小时候看电影，看到战士胜仗归来，受到一束束的鲜花欢迎，兴奋心情，一时不能平静下来，恨不得自己变成战士，去迎接鲜花。

后来呢，在歌台前，又看到热情的现象，将一束束的鲜花，奉献给崇拜的歌星，叫人激动！

心爱的人儿，送她一束玫瑰花，不说『我爱你』，此情不渝，纵是地老天荒，海枯石烂，也够情意！

鲜花，真够诗意，也够情长，一束鲜花，道尽了多少人间温情，又道尽了多少崇敬？故我说：鲜花真不可思议，一束鲜花代表着多少主义，由你分享。

而今呢？让我从年轻的心灵，转变为老年心境，鲜花不只为年轻人所爱，更为老年人所喜，一束鲜花已说尽了人间的冷暖，世事的奇特。

很久以前，从报章上看到一位名满天下的大人物，从牢里出来，受到一束鲜花的欢迎，让我蓦地感触：鲜花真是作用大矣哉！鲜花除了表示爱慕，崇敬之外，还表示着激励和英勇的气慨，这世界真是变得何其快啊！你是英雄人物，我用一束鲜花，增添你的气魄，让你知道，这世界不是冷酷无情的，你纵然受尽牢狱之苦，仍然是好汉一条！

一束鲜花主义，是通行无阻，放诸四海皆準的。我越老越相信。



曾经玩过一种游戏，叫做『心有千千结』。就是一大班人手牵着手，然后随意穿插，以便打成一个大结；然后叫解结人去解开。

面对着如此一大结，解结人只好各展拳脚，出尽法宝，试图把它解开。有些人能三两下子就轻轻松松的解开；有的却是急得满头大汗，越解越紧。

这种结，就像我们心中的感情结。对于乐观的人来说，或许还能理智的细细解开。但，一个悲观的人，倘若解不开他心中的结，可能导致他自闭。

結

杏子

常常问自己，为什么每个人心中总有解不开的结？作为一个学生，学业上的烦恼，就成了一个学子心中的结。在生活中，也总会有许多不如意的事。这一切的一切，也都紧紧扎着，不知何时已悄悄系在你心头。

最令人费解的就是恼人的情感结。它可能是亲情结，也可能是友情结，更可能是爱情结。无论是那一种情感结，我们都无法知道它何时发生，也毫无道理可言。你对它可能是既爱又恨，想弃之却又不舍。这种欲罢不能的感受，只有当局者才能真正了解。此时，真的有

江馨

返璞归真

挤身在山城闹市中心的夜街，那忽红忽绿，忽黄忽蓝的霓虹灯，撩乱了我的眼帘，那些车辆的金黄色探路灯的光芒，在街道中间形成了一道金黄色的光线，耀眼夺目。

擦身而过的大多是些打扮入时，衣饰华丽、新潮的红男绿女。他们有些是手牵手，肩并肩的情侣，有些是三五成群，结伴同游的友伴，也有少数的一家大小。

街道旁的店铺，有些还开着录音机，播放着一些流行歌曲呢！

整条街道尽是人潮、车辆、人声、引擎声、霓虹灯，还有那靡靡之音。光

如千千结在心头。剪不断，理还乱。

虽说缠结的滋味不好受，但，几乎每个人都曾有解不开的结，不同的只是大结和小结罢了。难道一个人的感情只有在风浪之后，才会变得更加成熟与稳定？只有缠结之后才会对他格外珍惜？但可曾想过缠结将带给你心灵的创伤？

只愿大家的感情都经得起缠结的考验，使感情结有如海中的礁石，能使我们平淡的生活激起一股美丽的浪花。

辉灿烂之中，显然还隐藏着一股腐蚀人心的暗流。

山城之夜，就是这般的迷人，令人陶醉。

曾几何时，我也曾倾向这种俗世的浮华，灯红酒绿的夜生活，也曾是那红男绿女的一份子，那时的我，满脑子都被琼瑶小说的灰色毒素所侵染，但却又百般的否认。然而，时间，生活，人生际遇、经历却又促使我逐渐的从这思想倾向摆正过来。如今，爱慕已变作厌烦；而脑筋儿也似乎对琼瑶小说的灰色毒素产生了抗拒作用，已不易被什么一帘幽梦，烟雨濛濛，海鸥飞处尽是爱的情节所感染了。

现时的山城之夜，於我眼中，是那么的平淡无奇，置身其中，索然无味。与其漫无目的地在夜市中闲逛，不如呆在家里的沙发上，跷起腿儿，一书在手，一把风扇在上，一杯清茶在侧的让脑筋、耳际、眼帘皆清静地一边阅读，一边品茗，来得更加情趣盈然。

阴匙

郭金灯

明知你会在这些地方的，为何偏偏找不到？

我心里焦急，脑里迷迷糊糊，眼不停地环顾搜索。唔，我非得要把你找出不可！

你究竟是隐藏在一个怎样的地方呢？直教人心里不安。

没有了你，我怕极了被拒于门外，被日晒雨淋，恐怕今夜还要熬尽漫漫长夜，那种寂寞难耐呵！

假如有你把门开启，现在的我应该是在一个属于自己的天地里，充份利用属于我的时间，尽情去做自己所喜欢的事呵！

难道我就是这样子，除了乾焦急，却无所作为，让时间虚渡消逝吗？

唉！怪只怪自己的粗心大意，以及当时没有好好地把握住你。

现在我才深深感受到有你的可贵了。

稿于20.3.88

父亲

叶青

父亲在我小学时候便已去世，至今有十多年了。一直以来都很少怀念起他，只是偶尔会因为见到人家孩子拥有父亲的幸福情景，才会激起一些感触。

依稀的印象里，父亲严峻的脸庞似乎从未开怀的笑过。从小在我内心就对父亲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觉得他是个难以亲近的人。

我家贫穷，而父亲又不懂也不会珍惜天伦之乐。父亲一向脾气暴躁，常常和母亲吵架，受苦的是母亲。父亲经常拷打母亲，平日又没有好好工作，也没有照顾家庭。一向只靠母亲胼手胝足来维持家里的经济。我深知母亲的内心並沒有太深的怨恨，生活的压力使她培养

出坚毅的精神。母亲是个孤女，自小就寄人篱下，自嫁给父亲后就从没清闲过，或是能在物质上有所享受。父亲却不会好好怜惜她。

我们不仅失去了良好家庭教育，我们兄姐也都在早年失学。这能怪谁呢？母亲？父亲？或这就是所谓的命运吧！

清明节将届，却在昨夜梦见父亲，很奇怪的是为何他能笑容可掬的和我亲切的交谈着，清晰的梦里对他的恐惧感骤然一扫无痕。之后，我经过一番反省，唉！毕竟生我者为父母。人人都有过错，也不必在意父亲在世的一切，于是我决定这次清明节亲自要为父亲扫墓作祭拜。改变十多年来都没去扫墓的习惯。安息吧！父亲，莫怪我不孝。

(1988。吉隆坡观雀楼)

清明节
又逢星期日
汽车变成大蚂蚁
孝子贤孙
抛车而取履

我拎着一个用绳捆好的箱子
里面装满冥衣、元宝和冥币
但却轻如无物
越走越有兴趣

有一个妇女
抱揽着三个同样的东西
抱得太累，已呈破裂
走了几步
就要停下来修理修理

掃墓記

她的紧张，是一百个无奈
她的表情，好像很生气
现在哪，还不过是在皇宫附近啊
要走到『公司山』
还有一段很长很长的距离

我自动把绳子解下来
送给哪位妇女
还帮她将三个纸箱捆在一起
她拎着箱子走

蘇丹阿布哈林機場

獻給大哥

点点滴滴 洒在苏丹阿布哈林机场
点点 是冷冷的夜雨
滴滴 是热泪

在马航机上 看 一片黑暗
吉打母亲大地
灯花
点 点 点 点 点 点
愁

蹉跎了的爱和悔
悲泣和泪滴 一样
无法挽回
原也知道 岁月终于会凋零
我将永远记住
你曾经给予我的爱 用你的方式来表达

一棵大树 根扎在吉打河口
种子 散播在祖国的土地
我知道 当雨过天晴的日子
将会有很多小树 在河岸
绵绵生长
向着阳光
伸出新绿的枝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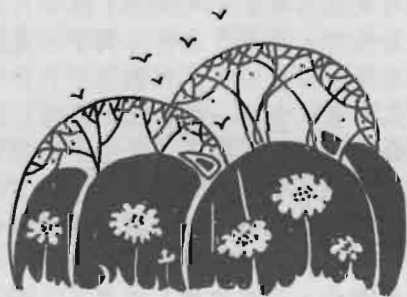
晴川

(一九八七、八、六、雨夜于马航机上)

扭扭捏捏
愈看愈有意思

“多谢”像机关枪扫过来
我来不及防御
她的高兴，好像中了四个字
我看到她高兴
我的高兴
没法找到形容词

夫郎



一介

濒临

失传的薪火

五颜六色的粉团，在他手上捏着捏着，三两分钟，一条栩栩如生的小鱼出现啦。他再用同样的手法，捏出公鸡、孙悟空、猪八戒、花卉……。那些粉团，在他手中，好像是魔术师的道具。围在旁边的小朋友们被逗乐了，纷纷掏出三角五角，这个买一条鱼，那个买一朵花……。

这是大约一年前看到的情景，却依然印象鲜明。

我应该如何称呼他的职业啊？这倒感到有点为难了。叫他为『捏公仔的』最是传神，可是『公仔』两字不是规范的华语，而且没有点明他使用何种材料。几年前，台湾一家画报，介绍以捏粉团公仔为生的民间艺人李金玉，用的是『捏面人』一词，这个『面』字虽会使人联想到吃的面条，但原义是指粮食磨成的粉，和英文『招牌』dough doll也还吻合，我就称他『捏面人』吧！

捏面人来到这个小镇，在学校门外摆了一张小小的桌子，就这样开档营业了！抽屉内有几块粉团，看起来是青红黄白蓝等色，桌面上插着或挂着已经制成的产品，还散放了竹片和椰骨。他的手在抽屉内搓着捏着，时而停下应付前来的小顾客。

这地方或许先前没有捏面人来过，小朋友们还是头一遭见到这玩意儿，难怪他们蛮有兴趣的围拢着，指指点点。看来，今天的生意不坏啊！

听到捏面人出现，我也赶来『重温旧梦』。孩提时代，在渔乡戏台下曾经欣赏过他们的手艺，以后却一直无缘再见，但永远留存在记忆中。

捏面人并不老啊，只不过三十余岁模样。单独一个人，没有助手。中等身材，稍瘦，人颇精练。一顶毡帽两旁帽檐折了进去，像是戴着鸭舌帽。

小朋友们都喜欢拿三角钱来抽奖，希望『标』到大件的东西，如龙呀孙悟空呀。把那个边缘满是钉子的圆板转一转，它停在3号处，拿一条小鱼去；停在1号，是公鸡；5号，一朵花……。那孙猴子和龙啊凤啊，怎么老是标不到呢？小朋友们疑惑了。

我和他攀谈起来。他的华语倒流利呢。

『请问贵姓大名？』

『赵Háng Qiáng』

先前，报章上介绍过吉隆坡的捏面人赵益明，这一位又是姓赵！

『那一个Háng和Qiáng？』

『银行的行，强健的强。』

原来是『行』字，名从主人，那就别念成『形』了。

我问他全马还有多少人操这一行业，他说只寥寥几人，而且全是同门师兄弟。

他在各处摆摊时，常有好奇的新闻记者到来拍照或采访，物以稀为贵嘛，在大家的眼中，他们倒成了『珍稀品种』啦。

问他这门手艺要学多久啊，他说要四、五年。

今天是他在这小镇的第二天，明天要转换码头了。

我怕打扰他的工作，不敢久留。何年何月，再能见到捏面人呢？他们别致的手艺，就像火炉中仅剩的几点薪火，熄灭在即，如何使火种传递下去啊！

据说这一日趋式微的行业，竟然起源于显赫的远祖呢！在那久远的年代，一位姓赵的将军立了大功回朝，皇上问

他喜欢什么，他的答案是『公主』。皇上一时误听成『公仔』，便请来高明的艺人，传授他捏粉团的手艺，以后在赵姓子孙中世代相传，鲜有外姓人参与的。故事是真是假，已经无从考证了。

台湾那位捏面人李金玉，因为收不到徒弟，索性把粉团的配方公开，足证其用心良苦：按两斤四两的面粉，和十两糯米粉的比例，用水揉和然后放在滚水里煮。煮熟放凉了以手揉，再掺和糖两斤及香蕉油数滴，分团加入食品颜料。他的公仔是可食的，我们可省了煮熟和加糖的工序。

皇朝和皇帝是早已没有了。民间艺人，挑着『夕阳工艺』的担子，是否快要走完了历史的道路？

归日

李华

平躺在厚褥薄帐的床上，几日不能入睡。一个翻身，陈旧的木床立时发出了几声『吱、吱』，我略吃一惊，侧耳细听，隔壁房的老爸、老妈都已甜睡，鼾声隐隐可闻；而同房的老姐也早已开始她的梦呓了；我的动作放轻了许多，怕会吵到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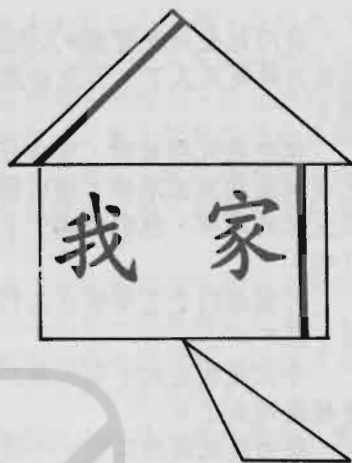
我好无聊赖的瞪着天花板，盼望睡虫快快钻入眼底。隔着窗子之外，夜雨正『哗啦啦』的下着，不晓得几时开始落下，只记得是两三声轻雷后紧接而来的；两扇紧闭的木窗，让人没法瞧见雨势如何凶猛，不过乍听雨珠洒下的频繁，煞是不小。细细柔柔的雨丝，偶尔夹着劲风，透过墙隙刮进来，引来一阵清凉凉。

(文转48页)

这场夜雨来也快，去也急，不多一会儿功夫，便只叫人听那檐间滴水声。乡下地方，骤雨初歇，照例总会来段虫蛙之类的鸣奏曲，这回我非但没有睡意，反倒精神起来，想听听未闻见的乡野丝竹之音。也没让我相候多时，田里、溪畔、屋前屋后皆传来一阵接一阵的蛙鸣，有如长江大河，匹练翻滚，绵绵不断；充耳如雷之即，真有四面楚歌时的惶恐。在乡间地方居住多年，发现一年之中，有段时候蛙类的数量忽的大增起来，每到夜深人静时就会蛙鸣大噪，不知是何故，从也没深加探究，只曾猜测可能是正值它们的交配期吧，所以夜里纷纷蹦出来引吭高歌，以期拨动异性的春情吧！

在这一片此起彼落声中，我感觉到自己强烈的心跳声，这些久违的乡音，竟像锤子般敲打着我那尘封已久的心弦。我很意外，也很惊喜，因为一直以为这颗在外颠簸多年，尝尽人间冷暖的心，早已麻木不仁了，一切令人雀跃兴奋的事物、悲恸的消息，都已不能叫它加快一拍半拍；而今它却以快速的节拍震动了我。在两行热泪中，我的脉搏和大地的动脉已融合了，和谐之感油然而生。

数阵高潮掀起后，蛙声终于相继停歇，回荡在空气中的虫鸣也稀了，大抵它们都倦了，都要调梦入睡了，我带着丰盈的心情，也渐渐的进入梦乡，这一夜竟也做了一个甜甜的梦。Z Z Z Z Z



陈建和



不记得我们究竟搬过几次家，我们一家从市中心搬到郊区，再迁到新村，住过廉价屋、大杂院、非法木屋等，曾经被房东下逐客令，被政府迫迁。父亲年轻时是个木匠，为别人建过多少华屋，可是自己却要拖家带眷的三迁四徙，始终连一间真正属于自己的棲身之所也没有。

我们一家在新村住得最久，约有一、二年，本来住得好好的，房东突然要加房租，父亲不允，跟房东吵架，当下决定搬走。父亲看中村尾一间多年无人居住的亚答屋年久失修，屋顶上的亚答叶被风卷去几片，墙壁旧得发黑且裂开了，门窗通通破烂了。这些对于父亲来说根本就不成问题，他决定先把亚答屋顶换为锌板，然后逐一整修。

这间亚答屋是属于一个孟加里的，孟加里的女儿嫁到远地，一个儿子返回印度，一个车祸丧生，他的太太精神恍惚惚的，时常挥舞着扫把指骂路人。

一次到医院看医生，却在三轮车上断了气。孟加里在工厂当司閘，晚上不回家睡觉，屋子便一直空着。院子里植了几株高大繁茂的红毛丹树，把屋子层层罩住，随处是枯枝败叶，给人一种破落阴森的感觉，邻人绘声绘影的说屋内闹鬼，那是疯孟加里婆的鬼魂作祟，以致没有人敢住。这是母亲向邻人打听来的，使得她终日惶惶不安。

父亲一向不相信鬼神，他嗤了一下道：『有鬼？这世界上那有鬼，有鬼我怎么会看不见？若是真的有鬼，你不去惹他，他也不会来惹你，鬼可恶，人更可恶哩。』

父亲只求片瓦遮身，其他的都不考虑，他认为即使有鬼，屋里人气重，相信鬼也会被逼走。

父亲以为住宅周围有树木阻挡，是煞气凝集之地，会影响风水，煞气挡不了，却能消去若干旺气。母亲则以为无稽，父亲说他是从风水师父那儿获悉的，结果院里的红毛丹树都被父亲砍掉，只留一株作为乘凉。

父亲今年六十三岁，但外表看起来大得多了，他的身躯虽然硕长高大，可是走起路来背脊驼得厉害，脖子似乎被压得往前伸，两条手臂过长般不断前后摇摆，十分吃力的模样。他颤危危的爬上梯子把亚答叶拆下来，看他小心翼翼的样子，倒叫底下的人为他捏把冷汗。母亲、哥哥、大姐、三姐都来帮忙，惟独不见二姐，母亲问起大姐，她伸手向前一指，母亲顺着她手指处定睛一看，二姐正弯身朝着沟渠呕吐，吐得一脸青青白白。母亲上前和她叽哩呱啦几句，两人似乎起了争执，脸色都不大好看，

只闻得母亲说『结婚？』两字，二姐扳着脸赌气说：『没钱，结屁！』

大姐和三姐两眼直直的，愣愣的望着他们说不出话来。

当晚二姐用过饭便走了，她替人家帮佣，星期天放假通常都回家，但从这一天起便不再回家。

花了将近两、三个月的时间房子才全部修好，因为父亲只能利用工余时间来修理，而哥哥又不太愿意帮忙。一家人总算有了一间避风蔽雨的小屋，免去餐风宿露之苦。



房子一修好，哥哥马上呼朋引伴到家里来玩，搬凳子到门外喝酒抽烟啃花生，那班傢伙讲起话来唏里巴啦地真吵死人。他们常在马路上掷啤酒空罐比赛，看谁掷得远。偶见女孩子经过，登时吹口哨鬼叫起来，等女孩走远了，那难听淫秽的话却脱口而出。他们那副德行，一个个站没站像，坐没坐像，看不惯的邻人嗤之以鼻道：『哼，流氓！』

他们总是闹到三更半夜也不散，父母亲早早就关灯闭门睡觉去了，真是眼不见为净。

父亲到处求人人为哥哥安插工作。平时哥哥走路脚步虚虚浮浮的，一副吊儿郎当的模样，对任何工作都没有劲，高兴去上工，不高兴不去，任谁见了也摇头，可是父亲还是到处去求人要多关照哥哥。





哥哥大概昨晚又睡迟了，今天九点多钟才起床，披着一头散发，眯起扎满晨阳的睡眼，边走边穿上衣服，一面用手指耙梳头发，门外两个朋友已等上半天了。母亲在院子里晾衣服，见了她忍不住说：『怎么今天又不去上工？』

哥哥仰着脸，趿着木屐喀踏喀踏，大摇大摆的走出去，走路的嚣张神气，叫人恨不得要踩他屁股一脚。

母亲见他不理，不由得放下脸道：『又要去那里呀？整天跟那班朋友混在一起，工作也不去做！』

哥哥愤愤的说道：『你管我呀！』

母亲动起气来，指着他斥道：『跟你这些朋友说，以后不要再上门来找你，不然可别怪我把他们都赶走。』

哥哥猛然止住脚步，旋过身来大声应道：『你敢？』

母亲扯着嗓子骂道：『你别以为我不敢，我说到就做到。一整天三朋四友的，只顾着玩乐，工作也没心做。』

『你管我那么多？什么你也要管，交朋友你也管！』哥哥说话时仰得高高，神气巴拉的。

『管你也是为你好，做母亲的不能管儿子？』母亲一手插腰，高声说道。

哥哥不屑的冷哼一声，道：『免了，你省点气力吧，你管你自己够了。』

『好了，好了，』大姐由屋内奔出来，连连摇手道：『干什么那么大声？人家听了也会笑。』

『关你屁事！』哥哥凶神恶煞的喝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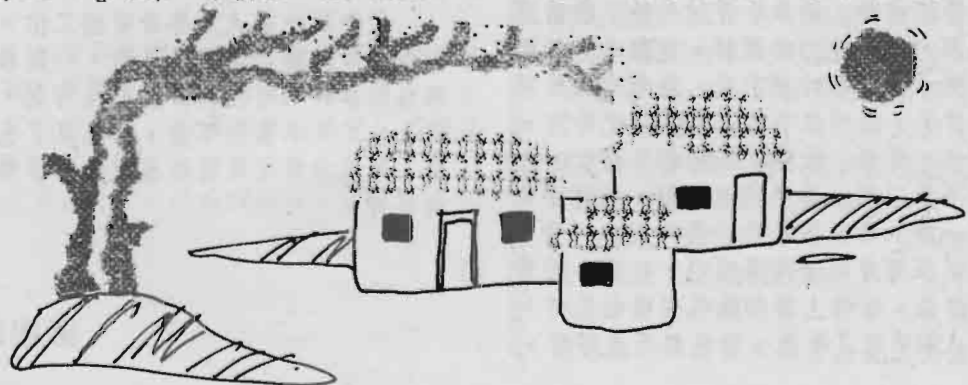
『你凶什么呀？说一句也不行？你那些朋友三更半夜在街边呱呱聒噪，吵到邻居，人家都在说话了。』

『你给我闭嘴，你找麻烦呀？真不自量力！』哥哥鄙夷的撇撇嘴说道。

『你这些朋友都不是好东西，还偷摘隔壁的水果，一个个就像贼窝爬出来的，你跟他们在一起你也受他们影响，以后不能再让他们上门来，免得别人以为我们一家都是这样。』大姐像连珠炮似的说。

『你识相点，再给我多说一句——』哥哥摆出一副凶相，破口骂道：『欠揍是不是？不给你一点颜色看，你是不知道我的厉害！』

『你敢？』大姐扬着脸，双手往腰一插，挺起胸脯，哇哇喊道：『你凭什么？你吃了老虎胆？你算什么东西？张口就骂，动手就想打，连妈妈你也敢凶』



，你不怕天打雷劈？你这个没教养的，流氓地痞！寄生虫！呸！』

就像踏到他的尾巴一般，哥哥气得蹦蹦跳起来，眼睛里燃起狂烈的火焰，抡起拳头猛然向大姐脸上摔去，她闷哼一声，头一翻，便仰倒地上。

母亲慌忙抛开手中的衣服，一个箭步上前扶着大姐的胳膊，一面抢天大叫。我被这情景吓呆了，惶然无措的愣在原地。

哥哥悻悻然掉头阔步离去，嘴里还咒骂不辍，一脚踢开篱笆门，跟那两个看得目瞪口呆的朋友一道走了。



隔壁在晾衣服的阿婆被惊动，慌慌失失赶过来，帮母亲把大姐搀进屋里，让她躺歇在一张靠椅上。大姐虚脱的靠在椅背上，头歪过一旁，那张青青白白的脸，扭曲成一团，上唇肿了起来，嘴角还流着一道鲜血。阿婆弯下腰，歪着头打量她，嘴里喃喃念着，又摇头叹息一番。三姐忙着穿里弄外，一会儿取风油为大姐搓揉，递毛巾予她拭血迹，一会儿又到厨房倒开水。

母亲浑身微微打颤，窄窄的胸脯起伏伏，气吁吁的骂起来：『这坏种，讲他两句，就把人家打个半死，真是无法无天呀！』

母亲骂着眼泪便直淌下来，她忙用手抹去，咬着牙齿恨道：『夭寿子，三天两头便来闹蹩扭，这还是个家呀？从小不学好，打架、偷钱样样来，工作也不做，伸手就要钱，不给他便大吵大闹，怎会养出这种败家子呀？早知出世时就该活活捏死他！』

母亲叨叨不休的向阿婆诉起家门不幸，感叹儿子不成材，女儿又不争气，跟别人私奔，被人玩腻一脚踢开，老着脸回来，又姘上别人，她说这些，就像在说别人的事一般，一点也不觉得家丑不宜外扬。三姐在一旁听得很不是味道，便搀大姐回房里去。

然后，母亲又叙述起她的过去，她似乎十分热衷于提起她的童年，不只一次听见她说起，日军来袭时的往事。那时父母亲带着一家人逃难，姐姐和她跟父母失散了，两人流落街头，白天向人乞讨，夜里露宿骑楼，后来一个好心的妇人收留她们，把她们当做亲生儿女般，一直到她们十二、三岁时，妇人遽然去世，姐妹俩又顿失依靠。有一次，她们姐妹俩向人讨饭，人家看她们无家可归，便收留她们，原来那人是地方殷商王再富。有人说王再富收留她们做为下女，母亲狠狠的啐了一口，道：『三姑六婆，乱讲！』

她面有特色的说：『每次我们姐妹俩上街时，不知穿得多么漂亮，养母还给我们钱花，你说，如果是佣人，想会有这等待遇？』

她又说：『只是我去跟这个，王再富有点不高兴，嫌他年龄大我太多，我才不敢回家见他。』

不消一会儿，哥哥又折回来，母亲掉过脸去作势不看他，继续跟阿婆说话，哥哥仰着脸迳往房里走去。

里头陡地爆起一阵尖亢的叫骂声。

『你不死在外面，还回来做什么？』大姐一见哥哥，立刻恶从心起，一下尖叫起来。

哥哥挥着像蹄膀一般粗黑的手臂叫

嚷：『这又不是你的家，我高兴回来就回来，你管不着我，如果是你的家，我一步也不踏进来！』

『你滚！马上滚出去，不要让我见到你！』大姐脸上的泪水和鼻涕唏里哗啦流满一脸，乱蹦乱跳起来，把几件衣服塞进纸袋里，用力掷向哥哥，『把你的东西都拿去，去——看你要去那里死便去，有种的不要回来，永远不要回来！』

『我告诉你，你别想撵我走，』哥哥把纸袋回抛她，朝地上吐了一泡口沫，吆喝道：『你凭什么赶我？你没有这个权力，你真不要脸！』

『你有脸回来，我们没有脸见你，滚！滚——不要让我见到你，全家人都不要见到你，滚——』大姐嘶声的喊叫，恨不得他马上夹了尾巴滚蛋，即刻在她面前消失。

哥哥双手当胸环抱，身子左右摇幌两下，大声嚷道：『我偏偏不走！』

『哎呀！你们不要再吵啦——』三姐拼命拦阻他们，急得连连跺脚，就怕他们打了起来。

晚上，父亲回来时，声色俱厉的把哥哥训了一顿，他的朋友也端端正正的立在一旁陪他一道听训。哥哥真觉得没面子，当晚和他朋友一道离去后便没有再回家。



哥哥不在家，家里清静多了，母亲也省下指长骂短的气力，不过却见她天天忙着东奔西走，添衣鞋布料，买床单枕套，备礼香红烛，原来是三姐结婚要用，母亲还特地着人挑好黄道吉日。

母亲第一次为女儿办喜事，一整天脸上喜孜孜的，忙着穿里奔外一点也不知疲倦，一些亲友也过来帮忙，备了两桌席宴请几个亲戚朋友，父亲也换上新衣出来跟亲友寒暄，他那张满布皱纹和寿斑点的脸上，看不出特别表情。

早上九点多钟，两部绑上两条红带的花车叭叭叭的停在门口，众人把我拥上前去开车门，一身黑色礼服看起来却没有半点英挺帅气的新郎官下了车来，便赏个红包给我。入了屋内，又有人差我捧茶予新郎官喝，他又赏我红包。一身白色婚纱，脸上涂脂抹粉，看起来活像个大洋娃娃的三姐，准备妥当后，偕同新郎官上了花车，叭、叭的开走了。

三姐才十七岁，个头矮矮小小的，连身重都没有长足，却赶着去搭结婚列车，婚后不久，她的腹部突然隆起，便说明了原委。父亲对他们的婚事颇有微词，以为她太小了，她向来都把薪水拿回家，结婚前便辞去工厂女工的工作，家里就减少了收入。母亲却说：『年轻人要娶要嫁由他们去，你管得了吗？』

据说男方送了丰厚的聘礼，他们家经营鸡鸭生意的，家境过得去，母亲才会一口答应这门亲事。

三姐结婚时，二姐正躺在医院产房里，她满月后才回家来，她身边的男友又换了别个，身材矮胖的，脖子粗短，头部转动似乎不太灵活，他们已注册结婚，但不打算宴客，回家来是要禀告父母一声，他们准备一起到星加坡工作。二姐走后，我无意间听见母亲对大姐说：『才五个多月便生下来，连孩子一面也不看，便送人——』

二姐和三姐都嫁做人妇，大姐待字

闺中，母亲开始向大姐噜苏：『阿玲呀，你没念书，又没做事，呆在家里要白吃饭，你都二十八了，好命的话孩子都有好几个了，初一十五记得到庙里进香，神明也会保佑你早日觅得好郎君——』

母亲费心找人为大姐作媒，带着她去相亲，相了几次都不成功，隔壁阿婆也热心为大姐作媒，便约好时间一道吃顿饭。大姐和那男的初次见面倒留下良好印象，那男的有正当职业，家世清白，正合乎母亲的条件。第二次那男的便单独约大姐出去。大姐高高兴兴的刻意装扮一番和他一起到公园散步，行至半途，大姐说她尿急，四顾无人，便蹲在草丛间解决了。那男的此后却不再约大姐出去，母亲很感诧异，阿婆还告诉她那男的很满意大姐，只是觉得她有点傻气憨直，这门亲事本来有成功的希望的。后来母亲知道了原委，又好气又好笑的指着大姐说：『你不会叫他带你到咖啡店的厕所去呀——』

大姐傻呼呼地说道：『到咖啡店还要走那么远的路，尿都急得走不动了，要是尿在裤里头怎么办——』

阿婆笑得用手捂住嘴，都撑不起腰了。



大家在笑岔中，哥哥无声无息的回家来了，他脸上一片青白，微张着嘴低低喘息，身上有多处伤痕，在友人的扶持下蹒跚的走进屋里来。友人说哥哥因为女人的事跟人起冲突，被人围攻，由於寡不敌众，还被人羞辱了一番。哥哥随即大病一场，人瘦成皮包骨，两腮深

陷，眼睛一圈黑。母亲不断为他延医问卦，又炖补品予他补身，无微不至的照顾他，到底还是自己的亲生骨肉嘛。

哥哥连续发烧了好几天，脸孔烧得通红的，他给我两毛钱差我上街买苦茶，走到半路上我却把钱弄丢了，只好空着手回来，哥哥脸色一沉，马上抓起鸡毛扫就把我狠抽一顿，痛得我乱蹦乱跳，他仍不肯罢手。随即他全身便发起颤来，脸上肌肉抽搐，眼睛翻白，牙齿不住打战，整个人几乎要栽倒地上，好不吓人。母亲慌忙让他坐在椅子上，他却对着神龛摇头晃脑，嘴里念念有词，来看热闹的邻居指指点点，有人说他上乩了，要向他求真字，却都被母亲阻于门外。医生来为哥哥打了一针后，他才安静下来。



孟加里跟父亲说，他儿子、媳妇和孙子不久将从印度回来，他要收回房子自己住。父亲说不行，房子是我们自己动手修葺，材料是我们出钱买的，父亲跟孟加里理论了好久，后来孟加里稍做让步，把后头一个房间租给我们。父亲便动手加盖个寮，做为客厅兼厨房。父亲的健康愈来愈差，走路也会气喘，经常撕肝裂肺的大声咳嗽，咳得面如赤猪肝。母亲、大姐、妹妹和我都来帮忙，哥哥却不肯，母亲见他气色不错，人也清爽多了，但他却辩称头昏眼花，四肢乏力。母亲说他两句，他便和母亲起口角，结果他又不告而别。

孟加里本来说好两家分摊水电费，后来发觉他们一家四口，而我们家有五、六口，对于他们太吃亏了，便不肯缴

水电费，闹得水电几乎都被切断，父亲索性不用自来水和电灯，便点起煤油灯和用过滤井水。



这几天放学后我也不想回家，和一个叫阿兴的同学一起到河边游泳，我们把衣服和书包藏在草丛间，后来天下起雨，阿兴带我们到一间盖了一半的房子躲雨，我们坐在地上玩牌，雨停了，阿兴用他从家里偷来的钱买一个面包，两人分吃。我们一条街一条街漫无目的逛下去，天黑时，家家户户的灯光从门窗里透出来，令人心感到暖洋洋的。我想起了我家的矮黑屋，桌上一盏昏昏黄黄的油灯，火焰忽明忽灭，叫人恍恍惚惚的，大姐和妹妹不停的劈『香脚』，房内不时传来父亲的咳嗽声，母亲像缠脚布般长的唠叨，都使我想跑出这间矮黑屋，跑到广阔的苍穹下透一大口气，免得闷死在老黑屋里。

我也不想上学，不期望明年能够上中学，我们家里没有一个上过中学的，报纸上登什么新闻家里没有人知悉，写一封信也要托人。我曾听阿姨在背后数落母亲：『她就是任性，叫她不要跟父亲，她就不听，跟了人家又不安安份份，只顾自己的享受。你父亲年轻时倒有几个钱，她就是不知道省，吃好住好，天天打牌看戏逛街，好好的孩子都没教好，全给她糟蹋了，到老来家道不济才来苦——』

迷蒙的月亮斜斜的挂在天空，晚风凉如水，几家商店都打烊了，我和阿兴肩并肩坐在骑楼下，阿兴仰望迷蒙的月

色问我：『阿梁，你长大了要做什么？』

我说我不知道。

他凝望遥远的天际，双眼很深邃很恍惚的说：『我长大了一定要离开这儿，离得远远，不回去给我爸爸打断我的腿，不看晚娘的苦瓜脸。』

阿兴说他好困，便靠着墙壁呼呼睡着了，我又冷又饿，又没办法睡着，不得不回家去。

家里悄无人声，大门深锁，但窗口仍敞开着，屋内一灯如豆，看不见人影，我蹑手蹑脚由窗口爬进屋内，母亲突然不知从那儿窜出来，手中的藤鞭嗖嗖猛抽我的小腿，痛得我蹦跳起来，眼泪几乎迸出来。

母亲不准我吃饭，一整夜肚子咕噜咕噜作响好难受，根本没有好睡。朦胧中，似乎听见母亲在呼唤大姐，两人喊喊促促的交谈起来，又听见父亲的喘息声大作，那时天都还没有亮，屋内一片黑漆漆。



天色大亮时，三姐和姐夫都来了，医生来过又走了，母亲要送父亲进医院，他却执意不肯。母亲差使姐夫去找哥哥，他去了半天也没回来。三姐到哥哥的岳父家找他，他太太说他不在家，也不知道他上那儿去。

迟暮时分，隔壁的阿婆过来探望，脸色凝重的问母亲：『他是不是有什么放不下心的地方？』

母亲一脸忧愁的说：『阿栋还没有回来，他结了婚我们也不知道，还是听别人说的。』

阿婆叹了口气道：『也许是见不到自己儿子，老伯心有不甘吧。』

姐夫这时气急败坏的赶回来，他说哥哥在咖啡摊跟朋友聊天，不肯回来。

母亲焦急的对阿婆说：『请你帮帮忙，去叫他回来，我们的话他都不肯听。』

大姐在一旁插嘴道：『你做做好事啦，赶快去叫他回来。』她拍着胸口道：『我不敢去叫他，我怕。』

三姐、姐夫和我陪同阿婆赶到咖啡摊，见到哥哥悠哉游哉的翘腿抽烟，阿婆劈头道：『阿栋呀，你老父快死了，你还不赶快回家去看他。』

哥哥挥一挥手，仰着鼻子道：『管他去，还不是我妈妈他们做衰！』

阿婆以责备的口吻道：『你跟你母亲他们有过节，又怎能怀仇挟忿，怪罪到你父亲身上来？』

咖啡摊老板搭腔道：『你看那么多人来请你回去，你连面子也不给？快回去吧。』

哥哥微抬眼皮望了一眼周围的人，无可奈何的把手中的烟抛在地上，用脚狠狠踩熄它，才有气无力的立起身，伸了个大懒腰，慢吞吞的迈开脚步。

到达家门口时，哥哥又在门外穷磨蹭，阿婆凑近他耳根悄声道：『你进去唤他一声，帮他穿衣服扣上扣子，他会很快——』

哥哥一脸无奈的进去，凑到床头喊一声『爸爸』，父亲的喉咙发出啊、啊声，哥哥转身便走，刚走到大门口，母亲哇的一声哭出来，我急忙放声大叫『哥哥——』，哥哥即刻转身奔回房内

，姐姐们都双脚跪倒床前，嚎啕大哭起来。

三姐的婆婆过来帮忙张罗家里的事情，哥哥随着姐夫去看棺木、买坟地。

翌日，一家人和无数的亲友及几个邻居，凄哀而冷清的把灵柩送上山头。



孟加里又向我们下逐客令，这次他说他的房子要卖掉，他媳妇孙儿在这儿住不惯，全家又要返回印度。在亲友协助下，我们一家搬到邻村，租人家一个房间，厨厕浴室都公用。大姐由媒人说合，做了人家的继母，大姐夫和大姐的岁数相差整十年，大姐夫的一只腿还是病的，走起路来一跛一跛，他的前妻去世多年，撒下三个孩子给他，最大的都已八岁，他是要找个女人帮他看家带孩子。大姐当然拒绝这门亲事，母亲再三规劝，说得口乾舌焦，大姐依然不肯，母亲气起来便骂道：『人家不挑你就好了，你还敢挑人家，你嫌人家长得丑，人家又不靠一张脸吃饭，走到那里也不怕别人看低，你不看你自己怎么样，你都快三十了，再过几年便是老姑婆啦，你不急我都替你急！』

大姐和对方会过多次面，也觉得对方的人品没有什么可挑剔，只得委屈屈的嫁过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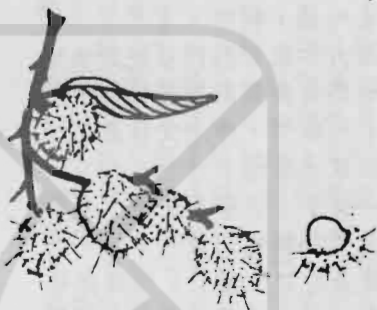
母亲日夜劈『香脚』，妹妹和我放学回来都得帮她的忙。初中毕业，我在一家修车厂当学徒，减轻了母亲的负担，但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哩，却还得照样过下去——。



农村

回到

橡木



好久，好久了，我一直都没有机会重投农村的怀抱；今天在工友运兰的邀请到她家的果园吃红毛丹，这真叫我喜悦万分。

踏上了那片土地时，一阵凉风夹着青草的芳香扑鼻而入，眼前尽是一片农村的风光，耳畔忽然飘起了那一首歌：『三月里来好春光，梨花淡白菜花黄。』

『去吧！到屋后果园吃红毛丹。』运兰的母亲见到我就快口直语道，虽然只是那么一句话，但却充满坦直；蕴藏着无限的热情。

『伯母，那好意思呢！』我一阵激动。

『去吧！那有不好意思。』运兰母亲脸上挂着一朵微笑。

踏进屋后的果园小径，两旁一行行的四角豆，一条条，绿油油地从叶丛中伸出头来，风儿一踩过，叶儿便你推我挤，摇着叶掌在招手；一只只的小黄蝶，绕着一行行的豆花在飞舞，在追逐。

一会儿来到了一条小河，河水清澈见底，许多小鱼在水中悠然地游来钻去，好不快乐，记得儿时，一定会跳下河捞它一两只。河边草丛上，红蜻蜓在舞动着双翼，但静而不飞，准备捉它一只小虫。远处不时传来一两声的蛙鸣，蛙声又叫我思念故乡的甘榜，故乡的人情。

越过小木桥，来到了红毛丹园了，此刻，整片园子一片妩媚，它那一片片红艳艳的彩色在欢迎我。看，一串串的果实，红红的象一团大火在燃烧；果实沉甸甸地垂向土地，这怎会不叫人见了心头喜悦呢！每当风儿一阵踩过，那一

团红火就此起彼落，好不叫人心头激荡呢！

『采来吃吧！』运兰的父亲一见到我的到来，就热情地招待，像迎接一个多年的老朋友，表现出劳动农人的忠厚感情，深深地激动着我的心头；十多年了，不再听到农人忠厚的声音，朴素的微笑。今天，怎会不叫我激动呢！

我摘下一颗红毛丹，剥开皮放入口中，一阵清甜透入心头；拣了一方地坐下，那密密的红毛丹叶覆盖下，地面投下婆婆的阴影；风儿一过，叶儿就欢欣地唱起歌来。一阵阵绿的幽香，就沁入心脾；望着天上片片如鳞的白云，听那风儿的歌，叫我迷失在红毛丹园的树下，去捕捉那以往农村生活的每一个日子。



(一) 寫信

爸爸写信
我也写信

爸爸贴邮票
我也贴邮票

爸爸寄信给朋友
我也要寄信给朋友

爸爸问 你的朋友是谁？
我的朋友就是爸爸嘛

(二) 嚇壞了爸爸

爬高又爬低，
跳过来又跳过去，
突然一个不小心，
我从椅上掉下来。
爸爸吓得尖声呼喊：
“你看！你看……”

“不痛，不痛。”
我急忙爬起身。
都说不能痛的嘛，
真不明白，
为什么爸爸还要发那么大脾气？

(三) 做算術

爸爸说：
“做算术，要小心，
不懂就用手指头。”

我说：
“很容易的啦。”

做好后，爸爸一看：
“哇，全都做对，
你到底怎样算的？”

我赶忙回答：
“我是用手指头，
压着计算机算的嘛！”

童齡

在红毛丹树下，我和运兰的父亲攀谈起来，他告诉我，每当红毛丹成熟，满树红艳艳的时刻，就会引来了小偷，这个时候，每天就要守在红毛丹树下，守着生活，守到太阳西落。我望着运兰父亲古铜色的皮肤，花白的头发，脸上的皱纹，一朵慈祥的微笑；他就是这样热爱一群孩子们，热爱着这片土地。

当我告别红毛丹园时，运兰母亲便拿了一扎红毛丹，叫我带回去给孩子们吃，我手中握着红毛丹，望着他的热情，望着那一片果园，一颗激动的心不知该说些什么。

别了果园，别了可亲的人，日后我会再来探访，不一定是在红毛丹红了满树的季节里。

住院手札

羔羊

(一)病中看情

人生像台戏。病中看情是戏中高潮。

各种情在医院中上演着。病者能否获得鼓励安慰，从她脸上神情就反映出来。

若病者的丈夫频频来探望的，这一定是对恩爱夫妻。先生关心妻子。

亲友家人络绎不绝的，病者家庭必是很融洽的，大家相处很愉快。把欢愉带到医院，病者即使遭病折磨，痛苦也大减。

有些病者忧愁伤心，原来她们的枕边人冷漠，一直埋怨妻子住院，使他两头跑，很烦。

有一位病者倒像神仙。家人每天花二十大元请来佣妇，照顾她的生活。一饮一食喂到口里，便尿有人清理，梳洗揩抹服务周到，闲来陪她聊天。

反观有几个被家人遗弃的老妇，因病不良于行，渴了没有人倒水，痾尿没有人拿盆盂，常暗自伤心，偷偷哭泣。每每还招来一些护士粗鲁对待，杂役吆喝责备。简直不如一条狗似地在那里残喘度日。有幸遇到邻床病者家人援手，分一些食物，为她提水拿尿盆，那就要千谢万谢恩情了。

(二)久病无孝子

久病无孝子，这是句流传很久的经验累积之言，道出多少辛酸与无奈！

人称她为“好命婶”的病妇，无病无灾时能操作家务，打扫揩抹煮饭洗衣。把家里做得井井有条，儿孙对她孝敬有加。

自从跌断脚后，在医院竟成了被遗弃之人，整个月那么长，盼不到亲人……

据她说：头一两周时，十个儿女都来看她，亲朋戚友也络绎不绝。三周后，亲友就不来了，四周后，儿女也逐渐不见影子。各人都推说忙，结果，没有人来了。

人说三个和尚没水喝，她是十个孩子没影子。她的儿女即使有千条百条不能抽空来的理由，却都是藉口。因为她住家离医院二公里而已，一天二十四小时，抽不出三十分钟？况且个个都是有车阶级呢！

“好命婶”时常唉声叹息，谓久病无孝子。

(三)来做什么？

一位糖尿病妇向我诉苦，她说：“我叫老伴别来了，他又来了。”

我感到奇怪，病者应对来探访她的家人，大大地表示欢喜，为何她却例外？

“其实他不必每天奔波来回百多公里来医院。路途这么遥远，我一想到公路上的安危，心里就有一种负担。也许在这座病楼看多了车祸重伤者。”

“再说，在医院里有给吃的，有穿的。病痛有医生护士护理，又有那么多同病相怜者，我们互相安慰，帮助，聊天，谈走过的岁月，说病中苦乐，再谈到未来之盼望，又何需家人来怜恤？因为家里少了个会打理的我，已经够他忙了。为了赶来看我，家里鸡鸭羊群可要挨饿了。”

她道出的，也是家在远方病者之心声呢！

(四)无畏的信心

一位断了脚的老妇睡在左侧床上，她一副坦坦然随遇而安的样子。派饭吃饭，派茶喝茶，大小解在床上解决，从不开口求人，也什么都无所畏。安安静静的，自得其乐嚼佬叶。

医生护士检查她，也乖乖地让医生察看，从不开口问什么？她已经住了四周。

一位护士忍不住调侃她：“你不想回家吗？怎么不问问医生何时能够回家？”

她听了眼珠一白说：“医生既然把我安置在这里，时候到了，自会打发我回家，问来干吗？”

这回答真令人拍案叫绝。护士为之言塞，我们惭愧万分。因为每次医生巡视，多数病人都这样问：“我的伤痊愈了吗？何时能出院呀？”

没思索过问得是否应该？问是否对医生缺乏信心？

老妇倒说得对，医生医治我们，自有他的原理，病愈了，当然会叫出院。问是代表缺乏信心。

(五)小病是福

人说小病是福，这也许确是经验。看看安小姐就明白了。她驾车遭意外，因惊吓过度晕了过去。路人把她送进医院。因她额头碰肿了，被留院观察。

她的家人知道了，都赶来医院安慰她。亲友把病床围得水泄不通，虚寒问暖。鲜花水果摆满置物架，美禄牛奶饼干都是亲友带来的手信。鸡精，鸭精与生鱼汁，安小姐又不敢不领情。

她住了二十四小时，说感触良多：才发现到世上这么多关心自己的人。单单那些温情，就驱散了愁云。

出院时，她说好开心。她何止小病是福……她是朵被细心浇灌的花朵。



POKOK TAPANG

Penyair: Wu An

Penterjemah: Chang Yong Sin

曾荣盛译 1978

kaulah seponon Tapang yang besar lagi tinggi
tegak di puncak bukit

bila fajar menyingsing kaulah yang pertama
menyongsong sinaran matahari

daun-daun hijau yang merimbun
meresapkan keindahan alam bumi ☆

lebah berterbangan mendakap dadamu
menghisap madu bunga menyebar bau wangi
pada suatu hari

aku meninjaumu dari kaki bukit
kelihatan seluruh badanmu putih melepak

bermandikan cahaya matahari pagi ☆
seperti seorang wira gagah disepuh warna perak

bulan Julai yang panas ☆
menjelang musim membajak
bukit itu dijilat api ganas
menjadi hangus

aku meninjaumu dari ladang yang baru diteroka
kelihatan mu tidak tergoyang sedikitpun

tegak di dalam asap tebal bergulung-gulung
seperti seorang wira gagah disepuh warna tembaga

jauh malam, aku tersedar dari mimpi
kedengaran bunyi gemuruh
aku bangun serta merta ☆

meninjau ke puncak bukit
aduhai ☆

pokok Tapang yang indah gagah itu

tidak tegak di situ lagi ☆
kau sudah terbaring

kehilangan dalam kegelapan menjelang subuh
sejak itu di puncak bukit

tidak kelihatan pokok Tapang yang besar ☆
kau telah bersatu jadi tanah subuh
memupuk padi yang bertumbuh di serata bukit
bila matahari terbenam

langit warna lembayung ☆
aku menjenguk dan meninjau
seakan terlihat lagi wajahmu

termenung dalam awan jingga dengan senyuman
seperti seorang wira gagah disepuh warna keemasan.

《达邦树礼赞》

吴岸诗

你是山顶上

一棵高大的达邦

在拂晓时第一个

去迎接黎明的曙光

你那参天的绿叶

吮吸着宇宙的灵气

蜜蜂在你的怀抱里

酿制百花的芬芳

那一天

我来到山下把你眺望

只见你一身洁白

沐浴在晨曦里

像一个银色的巨人

有一年炎热的七月

正是农人烧芭的季节

熊熊的野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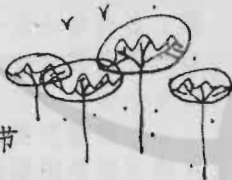
把山坡烧成一片焦黑

我站在新辟的芭场上向你眺望

只见你岿然不动

屹立在滚滚的浓烟中

像一个古铜色的巨人



半夜里我从梦中惊醒

耳边犹听见轰隆一声巨响

我连忙起身

向山顶瞭望

啊

美丽的达邦树啊

你已不见了踪影

你已经倒下了

消逝在黎明前最深邃的黑暗中

从此山顶上

再也看不到巍峨的达邦

你已化为沃土

滋养着漫山的稻秧

每当夕阳西下

彩云片片的时候

我抬头远眺

仿佛又见到了你

含笑地陶醉在晚霞中

像一个金色的巨人



(注)达邦树(Tapang)是婆罗洲生长的一种树木,木质坚硬,树上常有蜜蜂做窝,其根部面积宽阔,达雅人取之制成精致的桌面。

上期我们发表了吴岸的新作“达邦树上”,诗人如此咏叹道:我攀上了/我日夜仰望的地方/这绿叶如盖的天堂/.....抬眼处/却见对面翠峰里/处处都有/你.....

诗人何以如此兴奋?原来有一年,烧芭的熊熊烈火,曾经在黎明前最深邃的黑暗中,吞噬了那巍峨美丽的达邦。不意如今,却见对面翠峰里处处都有她。

为了使读者有机会触觉诗人内心的

波动,特借介绍译作之便,选刊了这首旧作“达邦树礼赞”。希望大家能把前后两首结合起来研读。

一个原本只能向山顶瞭望的柔弱诗人,十多年后居然攀上了那绿叶如盖的天堂。这除了说明诗人的思想感情始终如一,也显示了一个生命的部分成长过程。

(駝鈴识)

文藝復興的先驅

——薄伽丘

乔万尼·薄伽丘(1313—1375)意大利人，是欧洲人文主义文学的领导者，曾专门论述希腊、罗马古典著作。他摆脱了经院哲学的桎梏，宣称人是世界的主人又是命运的主人，绝非神的安排。全力描写复杂的现实生活，以及有血有肉的人的生活。

重要著作有《十日谈》，是由一百篇内容独立的故事组成。内容尖锐的揭露了当时教会僧侣、天主教皇的那种满口仁义道德，暗地里则贪婪、欺诈、淫荡。

《神曲》是象征的，梦幻的。《十日谈》则是现实的描写，对人间丑恶的揭露。形式上虽然很不相同，但他们有个共同点，就是为使文学不再成为绝对权威的神学的工具。



圖與文 太仲

意大利文学家：薄伽丘
得意作品：十日谈

这期的小说稿有：《梦魇岁月》、《多少泪》和《我家》。

《我家》作者以第一人称——“我”写出他家的几次搬迁的事实，文中写他父亲，母亲，哥哥和三姐大姐等人的坏事都很感人；尤其是他大姐的婚事使读者感到很怜惜，那小节的事儿——在草丛间解决一把大事破坏了，取材很突出。小说中的细节，写得好，常成为小说成功的因素。

《梦魇岁月》的杨楚诗是一个虚荣心很重，对丈夫白思原很不忠，很不安

份的妇人，最后竟沦落为高级应召女郎。使读者感到一个曾为政党秘书、家庭教师、幼儿园教师的知识份子也落到这地步，是一件值得探讨的事！

《多少泪》的“我”（主角）本来是有进入大学的盼望的，可是那个“家”那“父亲”，“母亲”迫她家贫无奈为教师——只好申请进入师训学院了……整个故事的耐读性很高，希望不要放过投入玩味的机会。

☆ 黃戈二

散文来稿之中，颇多过份渲染个人的哀怨无奈与堆砌词藻，仿佛散文也者，就是在一己的伤感小框框内大作文章。这类为赋新词强说愁的作品，编者看稿时已感沉闷枯燥，为避免读者们阅读时昏昏欲睡，大多被割爱了，希望日后能多收到富于生活气息的稿件。

资深写作人张逸萍，撰文介绍我国著名画家郑浩千，人以文传，文以人传，总之是相得益彰，读者们相信不会错过此篇的。

『住院手札』的作者羔羊君，似乎是文坛新秀，对标点符号的应用，错误甚多，错别字也不少（这两者已经编者改正）。但作者对医院内的病黎，观察入微，描叙生动且含有哲理，颇有可取之处。

☆ 一介

《痛恨鸟声的人》是一首喻象诗。最后两行点出了诗的主题：《苏丹阿布哈林机场》是首悼念诗。写来情景交融：童诗并不是儿童的专利品，但却必须是童心未泯，才能把童稚表达在诗里。童龄的这一束童诗，便做到了这一点。

《厌恶现代都市的诗人》是中国广东省潘亚敬教授对诗人碧澄的三本诗集的评述文章。读者们可从字里行间去认识诗人的创作特色与风格。

碧枝、王涛、傅承得、童龄、枫华等，来稿待用。

《清流》的诗苑，绝对公开，欢迎各家各派惠赐佳作。只要是言之有物，不作无病呻吟，又不致令读者如堕五里雾中者，我们都乐于刊布。

☆ 田舟

“清流”第三期的編輯工作总算完成了。最令人感动的是我们能频频收到各地读者和作者的来函和电话。他们热忱的鼓励和支持确实可增添我们的干劲和信心。

“读者的话”仍欢迎各位发表意见，文长以不超过四百字为宜。请寄：陈有明 8, Jalan Pengkalan 8, SPPK 31650 Ipoh, Perak, W. Malaysia.

我们是在为生活奔忙之余，再来为“清流”工作的一群不识时务者。若是本刊迟了寄送到各位的手中，尚请各位体谅。日后必会尽力改善，谢谢各位的关心和爱护。

☆有明

注：第2期的稿费经已寄出。

清流月刊之出版，无疑地已将沈静一时的吡叻文坛带来了一股新气息，这是可喜之事。

凡搞过出版事业或出版过书刊的人，对于出版的事，如人饮水，冷暖自知，除了出版资金之筹备，其次乃工作人员的配合，各组有关编辑的合作，书刊印就之后，皆都希望将面世的刊物，尽速送到读者或订户的手上，始算真正完成所谓出版的『壮举』。

“清流”出版了二期，由于是不定期刊物，因之，出版在报上刊出有关消息后，我们才知道它『出版』的真正讯息。

我不知道别的定户与读者，是否也会像我一样，知道了『出炉』，不免也想先睹为快。

『清流』双月刊在千呼万唤中，终于以崭新的姿态跟大家见面，这是值得马华文坛欣慰的一件事。我们特别钦佩吡叻文艺研究会诸君子，不但是『言论的先锋』，而且是『行动的巨人』，把多年的美丽理想，化为开拓文学疆场的具体实现，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创举！

创刊号的各类作品，都具有相当的水准、可读性甚高。不过，我们期望文坛宿将能够更踊跃赐予更坚实的作品，而文坛新秀也尝试多方面文学体裁的创作，务使『清流』更显得浑厚淳实，多采多姿。

此外，我还有下列几点期望：

(一)名作家或文坛宿将能义务为『清

流』写稿，并且写出最满意的作品作为奉献，以实际行动支持文艺刊物的成长。

(二)『清流』增设『文坛新讯』和『新书出版』专栏，汇集各报所刊登资料，重新整理，以惠读者。

(三)『清流』发行部邮寄订阅单予全国大专学府、独中及国中华文导师负责人，恳求支持与协助，创刊号若有剩余，附寄创刊号一册更佳。大专及中学生是马华文学的接班人，只有获得这批新生代的热烈支持，文艺刊物才显得更有朝气，更有意义！

●老讀者

但是，第二期的“清流”在报刊上颁示了出版消息，经过一个星期，尚未收到该刊物，不禁令人大失所望，究竟『纰漏』出在那里？发行部办事不力否？抑或刊物只是『空雷』而『不雨』？

因之，发行刊物的主管单位，仍然占重要的角色，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过去，许多台港、马新的刊物，往往是读者在报摊上或书店上先看到了刊物的真正面目，然后才在报章上洞悉『继后』有出版的消息，而不是先有出版消息，而刊物姗姗来迟的，职是之故，

『清流』刊物必须重新检讨，发行工作不力否？抑或该工作方面的负责人未克尽职尽责否？

凡事能自我检讨，自我反省，始能将事情办得完美，“清流”该具有年青人的动力与魄力，同时，也该具有一股冲劲，一股新的精神，这是我个人（也许订户与读者）的一点浅见，尚祈亮察！

● 張毅之

謝 啓

《清流》出版后，经获得各界不同方式的支持。今特详列于下，以资表扬。

(一)赞助出版基金者有：

张毅之\$30	方北方\$20	有心人\$15
张慎修\$30	赖观福\$20	方怀静\$10
吴清士\$30	陈铭仁\$20	范渔樵\$10
朵拉\$25	羔羊\$20	

(二)鼎力推售本刊者有：

实兆远南华独中校长黄和平先生及该校华文学会，实兆远南华国中彭冰龙老师及该校华文学会，爱大华国中副校长陈奇杰先生、陆慧莲老师、周德发先生及该校华文学会，班台育青中学校长陈凯先生及该校华文学会，吉隆坡循人中学董事部总务叶新田先生及该校华文学会，曼绒县青少文友会，新加坡田流先生、秦林先生，新山陈育青博士、马汉先生，麻坡张慎修先生，居銮冯所发

先生，峇株巴辖陈家桂先生，马六甲静华生，芙蓉杨藩照先生，吉隆坡李锦宗先生、吴恒繁先生，布先张健生先生，怡保（本区其他热心代售者芳名容下期续志）苏清疆先生、朱昌金先生，江沙王枝木先生，太平雅波先生，檳城许锦荣先生及其友好，关丹黄淑莉文友，实兆远雷贤秀先生、李鸿章先生、彭金池先生、卜洪清先生、朵拉女士及王培仁文友。

(三)大量购买本刊分赠学生、亲友者有：

雷贤秀先生、范渔樵先生、陈政欣先生等。

(四)长期订阅者三百人。

(五)另有拒收稿费，亦不接受致谢的作者多人。

古道热肠，谨致敬意。

★ 霹靂文艺研究会 启

“全國各源流中學學生散文創作比賽”

細則

1. 名稱：全國各源流中學學生散文創作比賽。
2. 宗旨：發掘具有寫作潛能之新秀。
3. 字數：以兩千字左右為宜。
4. 獎勵：A 獎金——第一名：\$200，第二名：\$150，第三名：\$100。優秀獎若干名，每名：\$50。B 所有得獎者將獲贈紀念牌一個。
5. 內容：難忘的一件事，題目自擬。
6. 字體：參賽作品必須用20 X 20標準稿紙以黑色圓珠筆橫寫。字體務須端正清楚。可用簡體字，唯不得兩面書寫。
7. 參賽辦法：所有參賽稿件，必須另紙詳列作者中英文真實姓名、身份證號碼、出生年分及詳細通訊址。筆名听便，唯有關稿件必須經由就讀學校校長或老師簽名及蓋章，證明確系該校在籍學生。否則，恕不接受。
8. 征稿日期：即日起至1990年9月30日止，逾期者將不受理。
9. 投寄處：75, PERSIARAN KELEBANG SELATAN 8, TAMAN BERTUAH, 31200 CHEMOR, PERAK. 信封上請注明“中學生散文賽作品”。
10. 評審：由主辦當局邀請國內適當人士擔任。
11. 公布成績：優勝者名單將在各華文報章上公布，并另函通知各獲獎者有關頒獎日期及地點等。
12. 版權：全部入選作品，版權概屬主辦當局所有，在本刊發表或出版專輯時，將不另發酬金。
13. 其它：
 - 一、所有參賽作品，無論入選與否，概不退回，請作者自留底稿。
 - 二、已發表過的文章或抄襲作品概不接受參賽。
 - 三、本簡則若有未盡善處，主辦當局有权增刪或修。

稿約

本刊园地公开，等待各家各派賜稿。举凡戏剧、小说、诗歌、散文、评论、翻译、书法、绘画、摄影等作品均受欢迎。

唯来稿必须是未经发表者。本刊对来稿文字有删改权，不愿接受修改者，请于稿端注明。译品须附原文。

来稿一经发表，将致薄酬。

各类文稿请按照下列地址分别投寄：

(一) 戏剧、小说请寄黄戈二

23, Jalan Wong Kwai Kee, Taman Pertama, 30100 Ipoh, Perak.

(二) 诗歌请寄田舟

125, Antek Avenue, Jalan Sultan Abdullah, 36000 Teluk Intan, Perak.

(三) 散文请寄一介

32, Taman Rasa Sayang, 32000 Sitiawan, Perak.

(四) 翻译、评论及其它杂稿请寄驼铃

8, Taman Orkid, Jalan Raja Omar, 32000 Sitiawan, Perak.

如欲退稿，请附寄贴足邮票之信封。

请剪下

訂閱單

编号 (本会用)	刊期	中英文姓名	邮寄地址
	第 期至第 期		
	第 期至第 期		
	第 期至第 期		
	第 期至第 期		

附启：一期二元计，不另收邮费。请以邮券 (WANG POS) 订购，并志明付予：PERAK LITERATURE AND ART SOCIETY 逕寄：505, Jalan Pasir Pinji 20, Pasir Pinji, 31650 Ipoh, Perak. 司徒育敏先生收

有意成為本業代理者請聯絡：

WHY LIFE INSURANCE COUNSELLING ?

Unlimited Income

It is one of the best paid professions in the world. For each sale, an agent is not only rewarded with one year of commission, but also a series of commission for continuous good services through succeeding years.

The Most Secure Job In the World

No forced retirement. You can work as long as you wish to.

Independence

Most jobs offer only economic rewards and a few are challenging, but independence remains a rarity. A life insurance counsellor, however, is always his own boss.

Excellent Career Advancement

Career advancement is excellent whether you work as a sales professional or seek agency management opportunities.

Your Market is Vast and Still Growing

About 90% of the Malaysia population is not insured. You will never run out of clients.

Personal Growth

You do not need a degree or a diploma. You too, can grow to be professional if you are willing to work hard.

Opportunity to serve

No other profession enables an individual to offer protection and peace of mind to so many families as does the life insurance profession.

The List doesn't end here. There are many more reasons why insurance counselling is one of the most rewarding careers in the world.

AMERICAN INTERNATIONAL ASSURANCE CO. LTD.



湯成美

THONG SHENG BEE (Agency Manager)

10, Jalan Datuk Ahmad Yunus, 32000 Sitiawan, Perak.

Tel: (O) 05-911332, 913493 Tel. (R) 05-911890

WHY AIA ?

Because

- We are Strong - our parent company, 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 is one of the world's largest financial institutions with over US\$30 billion in assets.
- We are Worldwide - AIG has a global insurance network covering more than 130 countries all over the world.
- We have Proven Track Record - an outstanding history of growth, strength, stability and reliability in the region.

- We are the Leader - the qualities of our policyholder service, our product and our people set us apart from others.

馬來西亞禽畜業聯合總會（肉雞組主任）
天定企業有限公司（董事經理）
佳利利有限公司（董事主席）
天定商行（東主）

雷
用
朝

代理：天定黃豆飼料有限公司混合飼料，亞央私人有限公司，
新隆興及新馬種雞場之雞苗，世界大藥廠禽畜藥品及農場
用具等，肉雞批發零售一律歡迎。

辦事處：

霹靂實兆遠

惹蘭拉渣歐馬

安順花園七號

電話：05-911258, 914217

01-540418

住家：

霹靂實兆遠

惹蘭拉渣歐馬

建功花園廿六號

電話：05-910411



會 究 研 藝 文 庫

**Persatuan Kesusasteraan Dan Seni-Lukis Perak,
40-B, Jalan Chung Thye Phin,
30250 Ipoh, Perak,
Semenanjung Malaysia.**



理想印務公司
SYARIKAT IDEAL PRESS

2, Taman Tok Perdana, Jalan Raja Omar, 32000 Sitiawan,
Perak. ☎ 914527



經濟，快速，精美，
是顧客對我們的信心。

